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九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楊綰

常衮

崔祐甫

子植植再從况俊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祖溫玉則天朝為戶部侍郎國子祭酒父俛開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惠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柄曲衆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沉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耻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甘言或闕憂見于色親友諷令干祿舉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玄經辭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既暮

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
拜者三人縮為之首超授右拾遺天寶末安祿山反肅宗即位於靈
武縮自賊中冒難披榛求食以赴行在特朝廷方急賢及縮至衆心
咸悅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職方郎中掌誥如故遷中
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廨雜料歸閣老者
五之四縮以為品秩同列給受宜均悉平分之甚為時論歸美無遷
禮部侍郎上疏條奏貢舉之弊曰國之選士必籍賢良蓋取孝友純
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
未嘗自伐虚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
自叔葉澆詐茲道浸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衛馬鄉浮薄竟不周於任
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
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
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
進士加雜明經加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

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述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謂之
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
奔競為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譴為常談以向
背為已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
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
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
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顛顛向化皆延
頸舉踵嚮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
大柄莫先擇士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
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耻
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
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
牒比來有到狀保辯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
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與百通諸家之

義試日老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昔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進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異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給事中李廌給事中李樞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所奏議狀與館同尚書左丞至議曰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說號述行行美極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宜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

遠業高利替揚其
風句下不有解大夫也
卿大夫八字紅筆
抹去未允

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雉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不窮言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者文考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削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凌頹耻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上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

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
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二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
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三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
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
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
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俊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
僅四百載三分光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
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染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
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 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
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揚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
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倚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
循版圖則張閭并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業地
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

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廉廣學校以弘訓誘今京有太學州縣有
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
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其謬歟祗足長浮
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貢數厚其祿秩選通儒
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
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
久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
之先不是過也李廙等議與綰協文多不載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
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許應舊舉來歲奉詔仍勅禮部即
具條例奏聞代宗以廢進士科問翰林學士對曰進士行來已久遽
廢之恐失人業乃詔孝廉與舊舉兼行綰又奏歲貢考悌力田及童
子科等其孝悌力田宜有實狀童子越眾不在常科同之歲貢恐長
僥倖之路詔停之再遷吏部侍郎歷典舉選精覈人物以公平稱時
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孤立中道清真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

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疏忌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嘗判國子監事
塵污太學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為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之
載倉冒日甚天下清議亦歸於縮上深知之以載久在樞衡未即罷
遣仍遷縮為太常卿充禮儀使以郊廟禮久廢精縮振起之也亦以
其効用是年三月載伏誅上乃拜縮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脩國史縮久積公輔之望及詔出朝野
相賀縮累表懇讓上屬意稍重縮不敢辭縮素以德行者聞質性貞
服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程寬劾南四川節
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
即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縮拜相座內音樂減
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
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
此維有宿痼疾居職旬日中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
殿許扶入時蓋畫舊弊唯縮是瞻恩遇莫二縮累抗疏辭位頻詔

敦勉不許及縮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尚藥御醫旦夕在側工
聞其有間喜見容色數日而薨中使在門馳奏於上代宗震悼久之
輟朝三日詔曰王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肢體參於軍
國之重叙以陰陽之和歿則誅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之祭遂
以紱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楊綰性合元和身齊律度道正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
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服之
容以貞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
國辛以禮度掌於高廟簡廉其質條職同休頃以任非其才毒流于
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風既穆於朝班儉德已行於海
內雖賢人之業異於可久而夫子之命未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
謝屏予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況歷官有素絲之節在
家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袞增其法薄備膺典策載賁朝經可贈司

徒又詔文武百寮臨於其第遣內常侍吳承倩會吊贈絹千匹布三百端上深惜之顧謂朝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歛與卿等悲悼同之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年未有其比太常初謚曰文貞詔曰褒德勸善春秋之舊章考行易各禮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含和毓德行爲人紀文合典謇清而晦名無自伐之善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辭稱良史學茂醇儒委在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才素業久而彌彰清風歿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錫以美名謚法曰忠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謚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踈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爲廣州員外司馬綰儉薄自樂未嘗留意家產口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清識過人

至如往哲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綰一覽究其精理雅尚玄言宗釋道二教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辭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崔祐甫字貽孫祖駐懷州長史父沔黃門侍郎謚曰孝公家以清儉禮法爲士流之則祐甫舉進士歷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歷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累拜兼御史中丞永平軍行軍司馬尋知本軍京師置後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累遷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省事數爲宰相常袞所侵祐甫不從袞怒之奏令分知吏部選每有擬官袞多駁下言數相侵時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猫鼠同乳不相爲害以爲禎祥詔遣中使以示於朝袞率百僚慶賀祐甫獨否中

嘗詰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吊不可賀中使徵其狀祐甫上奏
言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篇曰迎
貓為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典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
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
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
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以時
殺獲為國之用貓受人養育職既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
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
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存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
鼠不可濫則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
邊候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為害代宗深嘉之袞益惡祐甫代宗
初崩發袞於西宮袞以獨受任遇哀逾等禮例晨夕臨者皆十五舉
音而袞輒哀慟涕泗或中握返哭顧慕若不能去同列者皆不悅及
袞與禮司議羣臣喪服曰案禮為君斬袞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

日國家太宗崩遺詔亦三十六日而羣臣延之既葬而除約四月也
高宗崩服絕輕重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肅宗崩始變天
子喪為二十七日且當時遺詔雖曰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在朝羣臣
實服二十七日而除則朝臣宜如皇帝之制祐甫執曰伏準遺詔無
朝臣人庶之別但言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則朝野中
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吏職則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當三
日也袞曰案賀循注義吏者謂官長所署則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寮
之例祐甫曰左傳云委之三吏則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者豈胥徒
歟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榮受殊寵故宜異數
今與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於爾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言可改
孰不可袞堅諍不服而聲色甚厲不為禮節又袞方哭於鈞陳之前
而袞從吏或扶之祐甫指示於衆曰臣哭於君前有扶禮乎袞聞之
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請謫為潮州刺史內議
大重改為河南少尹初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負更直

掌事若休沐各在筭有詔言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許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遂為故事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臣當署制勅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時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袞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勅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未嘗有可謫之言德宗大駭謂袞誣罔是日百寮首經序立於月華門立貶袞為河南少尹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祐甫出至昭應縣徵還尋轉中書侍郎脩國史仍平章事時上初即位庶務皆委宰司自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啓奏填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事卓倩李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綱紀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

無所不有故貴遇同滯及祐甫代袞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則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類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畱連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時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以計逗畱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己姦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錫賚諸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慙而心畏服焉祐甫謀猷啓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為可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至冬被疾肩輿入中書卧而承旨或休假在筭大事必令中使咨決薨時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廢朝三日冊贈太傅贈布帛米粟有老諡曰文貞無子遺命猶子

植爲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門下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德宗以祐甫嘗嘗有大臣節故特寵異之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以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爲人乃遺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

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植旣爲相上言出繼伯父院推恩不及於父詔贈嬰甫吏部侍郎植潛心經史尤精易象累歷清要爲給事中時稱舉職時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植封還勅書極諫而止鎛復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推酒鹽利匹段等加估定數及近年天下所納鹽酒利擡估者一切徵收詔皆可知植抗疏論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諭之物議罪鎛而美植尋除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綱紀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龍景龍之間繼有內難玄宗平定興復不易而聲明最盛歷年長久何道而久

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是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不業皆由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爲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玄宗宇文繼體嘗經大后朝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愆心歸冲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壤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旣無座立等覓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髫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弘多陛下旣虛心理道亦望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他日復謂宰臣曰前史稱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又云身衣戈綿屨革屨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一秦

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內凋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
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循遵此風
由是海內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
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上務侈靡資用復竭末年稅及
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人侯皆
漢史明徵用為事實且耕蠶之勸出自人力用既無度何由以至富
強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儉約之致也
上曰卿言甚善患行之為難耳憲宗皇帝削平羣盜河朔三鎮復入
提封長慶初幽州節度使劉總表以幽薊七州上獻請朝廷命帥總
仍懼部將構亂乃籍其豪銳者先送京師時朱克融在籍中植與同
列杜元穎素不知兵且無遠慮克融等在京驕旅窮餓日誦中書乞
官殊不介意及張弘靖赴鎮令克融等從還不數月克融囚弘靖害
其佐結王廷湊國家復失河朔職植兄弟之由乃罷知政事守刑部
出為華州刺史大和三年正月辛酉年五十八植雖器量謹厚而

無所務成務之才及喪師異方天下尤其失策

傳字德長祖濤大理卿李公沔之弟也濤生儀甫終大理丞即後之

父以門蔭由太廟齊郎調授太平東陽二主簿李衡廉察湖南江西

詳為省佐坐事沉廢久之復以選授宣州錄事參軍觀察使崔衍奇

其才奏加童服後辭不受李異鎮江西奏為副使得監察裏行又

從異知使為河陰院監獄後入為侍御史尋改膳部員外充轉運

判官入為膳部郎中充荆襄十道兩稅使賜金紫遷蘇州刺史理行

為第一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貨易不出

境隣部災荒不相恤倭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糶重困於

民也自是商貨通流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時倭再從弟植為宰相

後性剛褊恃其權寵與奪任情時朝廷以王承元歸國命田弘正移

帥鎮州弘正之行以魏卒二千為帳下又以常山之人久隳朝化人

情易為變擾累表請畱魏卒為綱紀其糧賜請度支歲給穆宗下宰

臣議倭固言魏鎮各有鎮兵朝廷無例支給恐為事例不可聽從弘

正不獲已遣魏卒還藩不數日而鎮州亂弘正遇害穆宗失德倭黨方盛人不敢糾其罪罷領度支檢校禮部尚書出為鳳翔節度等使不替歲召為河南尹時年七十抗疏致仕詔以戶部尚書歸第明年暴卒輟朝一日贈太子少保諡曰肅俊居官清嚴所至必理然性介急待僚屬不以禮節待己之廉見賦汗者如讎焉子巖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監察御史方雅有父風

常袞京兆人也父無為三原縣丞以袞累贈僕射袞天寶末舉進士歷太子正字累授補闕起居郎寶應二年選為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中知制誥依前翰林學士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為舍人時稱為常楊性清直孤潔不妄交遊內侍魚朝恩恃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袞上疏以為不可時朝廷多事西北邊虞連為寇盜袞累上章陳其利害代宗甚顧遇之加集賢院學士大歷元年遷禮部侍郎仍為學士時中官劉忠翼權傾內外原節度馬坊又累著功勳恩寵莫二各有親戚干貢部及求為兩館主袞

皆執理人皆畏之元載之得罪令袞與劉晏李涵等鞫之獄竟拜袞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太微宮使崇文弘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掌樞務代宗尤信重綰弘通多可袞頗務苛細求清儉之稱與綰之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袞奏請加之時韓滉判度支袞與滉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已時少列各定月俸為三十五千滉怒司業張參唯止給三十千袞惡少詹事趙甚遂給二十五千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為之貳袞有親戚任文學者給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無幾楊綰卒袞獨當政故事每日出內厨食以賜宰相饌可食十數人袞特請罷之迄今便為故事又將故讓堂封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到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袞又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既懲元載為政時公道梗澁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者無因入仕袞一切杜絕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權與匹夫等

尤排擯非文辭登科第者雖室賣官之路政事大壅滯代宗既素
重楊綰欲以政事委之綰尋卒袞與綰志尚素異嫉而怒之有司議
謚綰爲文貞袞微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駁之毀綰過甚端坐黜官時
旣無中書侍郎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袞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得總中書省遂管綜中書胥吏省事去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
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時袞散官尚朝
議又無封爵郭子儀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
公及代宗崩與祐甫爭論喪服輕重代相署奏初換祐甫河南少尹
再貶爲潮州刺史楊炎入相素與袞善建中元年遷福建觀察使四
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九以之贈左僕射有文集六十卷

史臣曰善人爲邦百年即可勝殘去殺楊綰入相數日遽致移風易
俗周召伊傅蕭張房杜歷代爲相之顯者蔑聞斯道也嘗讀諸集賞
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
時秉筆者無媿色矣昔文子薦士七十古爲美談崔祐甫除吏八
常袞之輩不足云耳
贊曰公權儒道貽孫相才命乎不永時哉可哀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九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

郭子儀

子曜晞暖曙晤映 晞子劍

劉

昫

等修

閩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郭子儀華州郿縣人父敬之歷綏渭桂壽泗五州刺史以子儀貴贈太保追封祁國公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始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使天寶八載於木刺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命子儀領其使拜左衛大將軍十三載移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於永清冊北築城仍改橫塞為天德軍子儀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十四載安祿山反十一月以子儀為衛尉卿兼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詔子儀以本軍東討遂舉兵出單于府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傳首闕下祿山遣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河曲子儀擊敗之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陁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五載正月賊將祭希德陷常山郡執顏杲卿河北郡縣皆為賊守二月子儀與河東

節度使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郡破賊於九門南攻趙郡生擒賊四千皆捨之斬偽太守郭獻璆獲兵仗數萬師還常山賊將史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驍騎五百更挑之三日行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又敗於沙河祿山聞思明敗乃以精兵益之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晝揚其兵夕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議曰賊怠矣可以戰六月子儀尤弼率傑回懷恩渾釋之陳迴光等陣於嘉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結陣而至一戰敗之斬賊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迎王師子儀將北圖范陽軍聲大振是月哥舒翰為賊所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肅宗幸靈武子儀副使杜鴻漸為朔方留後奏迎車駕七月肅宗卽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至自河北時朝廷初立兵衆寡弱雖得收馬軍容缺然及子儀光弼全師赴行在軍聲遂振興復之勢民有望

焉詔以子儀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軍節度使肅宗大閱六軍南趨關輔至彭原郡宰相房琯請兵萬人自為統帥以討賊帝素重琯許之兵及陳濤為賊所敗喪師殆盡方事討除而軍半殫唯倚朔方軍為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迴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俟王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陣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安邑百姓偽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潯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

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闕請罪乞降官資
乃降爲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
收長安迴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
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子儀奉元帥爲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
歸仁戰於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橫亘三十里賊衆十萬陳於
北歸仁先薄我軍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擒賊十餘騎乃定迴紇
以竒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將
張通儒守長安聞歸仁等敗是夜奔陝郡翌日廣平王入京師老幼
百萬夾道歡叫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廣平王休士三日
率師東趨肅宗在鳳翔聞捷羣臣稱賀帝以宗廟被焚悲咽不自勝
臣寮無不感泣十月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陝州與張通
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
擊其前迴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鬪過期六軍稍却賊
分兵三千人絕我歸路衆心大懼子儀遣使令進盡殺之師馳至

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迴紇來卽時大敗僵屍遍山澤
嚴莊張通儒走歸洛陽遂與安慶緒渡河保相州子儀奉廣平王入
東都陳兵於天津橋南士庶歡呼於路僞侍中陳希烈僞中書令張
垧等三百餘人素服請罪王慰撫遣之是時河東河西南賊所盜郡
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尋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
迎于灞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子儀頓首感謝十
二月還東都命子儀經營北討乾元元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僞將安
守忠以獻遂朝京師勅百寮班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位
中書令九月奉詔大舉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關內節度使王
思禮北庭行營節度李嗣業襄鄧節度使魯吳荆南節度李廣琛河
南節度使崔光遠滑濮節度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等九節度之
師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以
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十月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安慶
緒與其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來援分爲三軍子

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迫之既戰子儀僞遁賊果乘之及壘門遽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衆追之賊衆大敗是役也獲僞鄭王安慶和以獻遂收衛州進軍趨鄴與賊再戰于愁思岡賊軍又敗乃連營圍之慶緒遣薛嵩以所乘馬十匹求救於史思明且言禪代十二月思明遣將李歸仁率衆赴之營于滏陽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率范陽精卒復陷魏州乃僞稱燕王王師雖衆軍無統帥進退無所承稟自冬徂春竟未破賊但引漳水以灌其城城中食盡易子而食二月思明率衆自魏州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翼魯貞前軍遇賊于鄴南與之接戰夷傷相半魯貞中流矢子儀爲後陣未及合戰大風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冥跬步不辨物色我師潰而南賊軍潰而北委棄兵仗輜重累積於路諸軍各還本鎮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浮橋有詔令留守東都三月以子儀爲東都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中官魚朝恩素害子儀之功因其不

振媒孽之尋召還京師天子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委以陝東軍事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柄乃思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復慮蕃寇逼迫京畿三年正月授子儀邠寧鄜坊兩鎮節度使乃留京師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九月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管崇嗣副之令率英武威遠等禁軍及河西河東諸鎮之師取邠寧朔方大同橫野徑抵范陽詔下旬日復爲朝恩所間事竟不行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敗於邙山河陽失守魚朝恩退保陝州三年二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節度鄧景山亦爲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泌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三月子儀辭赴鎮肅宗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卧内謂子儀曰河東之事

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四萬匹布五萬
端以賞軍子儀至絳擒其殺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誅之太原辛
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四月
代宗卽位內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將以子儀功高
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戶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既
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勅因自陳訴曰臣德薄蟬翼命輕鴻
毛累蒙國恩猥廁朝列會天地震盪中原血戰臣北自靈武冊先皇
帝乃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先帝憂勤宗社託臣以家國俾副陛下
掃兩京之妖稜陛下雄圖丕斷再造區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
之二柄外敷邦教內調鼎鼐是以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
本愚淺言多詆直慮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居高聽卑察臣不貳皇
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賢路自
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劒折濺血霑衣野宿
魂驚飲冰傷骨跋涉難阻出沒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

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
計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兩
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勅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庶煩聽覽詔答
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朕甚自愧公勿以爲慮代宗
以子儀頃同患難收復兩京禮之逾厚時史朝義尚據洛陽元帥雍
王李師道討代宗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裴茂來
瑱子儀所爲所問其事遂寢乃留京師俄而梁崇義據襄陽叛僕固
克誠引兵於汾州引迴紇吐蕃之衆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
州刺史高暉暉遂與蕃軍爲鄉導引賊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濟
滑而南緣山而東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日將逆戰于鰲屋自辰至酉
殺蕃軍數千然其徒多殞賊將逼京師君上計無所出遽詔子儀爲
關內副元帥出鎮咸陽子儀自相州不旬李光弼代掌兵柄及徵還
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詔部下唯二十騎強取民家畜產以助軍至
咸陽蕃軍已過渭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陝州子儀聞上避狄雪涕還

京至則車駕已發射生將王獻忠從駕公路遂以四百騎叛仍逼豐
王已下十王欲投於賊子儀入開遠門遇之詰豐王等所向遂接送
行在子儀以三千騎傍南山至商州得武關防兵及六軍散卒四千
人招輯亡逸其軍漸振蕃寇犯京城得故邠王守禮孫廣武王承宏
立帝號假署百官子儀遣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崇福羽林軍使長
孫全緒等將兵萬人爲前鋒營於韓公堆盛張旗幟鼓鞞震山谷全
緒遣使召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少年豪俠以爲內應一日齊擊鼓
於朱雀街蕃軍惶駭而去大將李忠義先屯兵苑中渭北節度使王
仲升守朝堂子儀以大軍續進至潼西射生將王撫自署爲京兆尹
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
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東宮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
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有日
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
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嶠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

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
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
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秦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
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性能翦滅
姦雄底定區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
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
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助順抑
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
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
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
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
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
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
荒廢曾無天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旣乏軍儲

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煙斷絕千里
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饌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纒數百
里間東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為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
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
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
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為
狄所滅始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
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
素養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鮪之直薄征弛
力卹隱追繇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
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興十年欺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
鑿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
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
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子儀伏地請罪帝駐車勞之曰

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是時河北副元帥
固懷恩方頓軍汾州掠并汾諸縣以為己邑乃以子儀兼關內河東
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使出鎮河中蕃戎既退僕固懷恩陛下離散
是月懷恩子瑒主兵榆次為帳下將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惟岳以
瑒之衆歸於子儀懷恩懼奔其母而走靈州明年九月以子儀守太
尉充北庭節度使河東河西已來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關內
河東副元帥子儀如故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
太尉職重子儀非據輒收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時請之
分早天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為敢
不盡言自兵亂已來紀綱掃地時多踴躍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
微而責重定繁有眾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為念昔范宣子讓其
下官其藥庶幾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人
變浮俗是用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為
上相爵為真王叅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守合

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
戎卽叙懷恩就擒時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
之鄙懷切在於此優詔不許子儀見上感泣懇讓乃止十月傑固懷
恩引吐蕃迴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
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帝問其故對曰臣
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不
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嘗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忍以鋒
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令長男朔
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相勦懷恩前鋒
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寇流刃在速戰不可
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携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
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子儀自涇陽入朝帝御
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朝見之禮宴賜隆厚十一月以子儀爲尚
書令上表懇辭曰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逢時擾攘蒙驅策內奉朝

政外揔兵權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紅逆羣慝功微賞厚任重恩
深覆餗之憂實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辭太尉乞保餘年殊私曲臨遂
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歷旬時復延寵命以
臣褊淺又寡智謀安可謬職南宮當茲大任况太宗昔居藩邸嘗踐
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皇太子爲雍王之日陛下以其揔兵薄伐
平定關東飲至策勲再有斯授豈臣末識敢亂大倫德薄位尊難逃
天子之責負乘致寇復速神明之誅伏乞天慈俯停新命答詔不允
翌日勅所司令子儀於尚書省視事詔宰相百寮送上遺射生五百
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省賜教坊樂子儀不受復上表曰臣伏以尚
書令武德之際太宗爲之一昨瀝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未垂亮
察務欲褒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德在人自
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
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况
久經兵亂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回朱紫同色清濁不分爛羊

之語復聞聖代臣頃觀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未敢輕議今元
兇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氛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
固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豈可輕爲此舉以亂國章國章亂於上則
庶政廢於下海內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苟
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
天下文明百工式叙太平之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
之所切實在於此手詔荅曰優崇之命所以報功揔領之司期於賦
政卿入居台鉉出統戎旃爰自先朝累任多難靖羣氛於海表凝庶
績於天階敏事而寡言居敬而行簡人難其易爾易其難所以命掌
六聯首茲百辟顧循時議僉謂允諧而屢拜封章懇懷讓挹守淳素
之道語政理之源無待禮成曲從德讓宜宣示於外編之史冊遣內
侍魚朝恩傳詔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帷帳牀蓐珍
玩之具時蕃虜屢寇京畿倚蒲陝爲內地常以重兵鎮之永泰元年
五月以子儀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出鎮河中八月僕固懷恩誘吐

逆紇党項羌渾奴刺山賊任敷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
下先發數萬人掠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重兵繼
其後與紇吐蕃白涇邠鳳翔數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師震恐天
子下詔親征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玉屯便橋
駱奉光李百越屯鰲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
天子以禁軍屯苑內京城壯丁並令團結城二門塞其一魚朝恩括
士庶私馬重兵提城門市民由實定而遁去人情危迫是時急召子
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
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廻光當其西朱
元琮當其比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
也報曰郭令公也迴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
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
帝萬歲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
萬里翦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自忘之今

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迴紇
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
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
固不敵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
適足以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
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
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
初子儀說迴紇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國無負而至是無親也若倒戈
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馬滿野長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也今能
逐戎以利舉與我繼好而凱旋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于鳴沙羣虜
無所統攝遂許諾乃遣首領石野那等入朝子儀遣朔方兵馬使白
元光與迴紇會軍吐蕃知其謀是夜奔退迴紇與元光追之子儀大
軍繼其後大破吐蕃十餘萬於靈武臺西原斬首五萬生擒萬人收
其所掠士女四千人獲牛羊駝馬三百里內不絕子儀自涇陽入朝

封二百戶還鎮河中大曆元年十二月華州節度使張志誠殺
監軍張志誠謀叛帝以同華路阻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
詔往河中令子儀起軍討之縱請爲蠟書令家僮間道賜子儀
大閱軍戎將發同華將吏聞軍起乃斬智光父子傳首京師二年二
月子儀入朝宰相元載王縉僕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內侍魚朝恩共
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第恩出羅錦二百匹爲子儀纏頭之費
朝恩而罷九月吐蕃寇涇州詔子儀以步騎三萬自河中移屯涇陽
十月蕃軍退至靈州邀擊敗之斬馘二萬十二月盜發子儀父墓捕
盜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心知其故及自涇陽
將入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及子儀入見帝言之子儀號泣奏曰
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
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三年三月還河中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
詔子儀率師五萬自河中移鎮奉天是月白元光大破吐蕃於靈武
十月子儀入朝還鎮河中時議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

州力不能拒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自河中移鎮邠州徙馬璘為
涇原節度使八年十月吐蕃寇涇州子儀遣先鋒兵馬使渾瑊逆戰
于宜祿不利會馬璘設伏於潘源與瑊合擊大破蕃軍俘斬數萬計
迴紇赤心賣馬一萬匹有司以國計不充請市千匹子儀以迴紇前
後立功不宜阻意請自納一年俸物充迴紇馬價雖詔言不允內外
稱之九年入朝代宗召對延英語及西蕃充斥苦戰不暇言發涕零
既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兪玃
五城相去三十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自
先皇帝龍飛靈武戰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
以僕固之後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一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
吐蕃充斥勢強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每歲來闕近郊以
方滅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豈易為力近來
西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
有征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又得馬

涉渭而南臣若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內則國人大恐諸道易搖外
有吐蕃之強中有易搖之衆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橫制
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簡練未精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濶勢分願
陛下更詢讜議慎擇名將俾之統軍於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萬則
制勝之道必矣未可失時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鎮數千大
鎮數萬空耗月餼曾不習戰臣請抽赴關中教之戰陣則軍聲益振
攻守必全亦長久之計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齒髮已衰願避
賢路止足之誠神明所鑒詔曰卿憂深慮遠殊沃朕心始終倚賴未
可執辭也德宗卽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
中書令增實封通計二千戶給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草料所領
諸使副元帥並罷諸子弟女壻拜官者十餘人建中二年夏子儀病
甚德宗令舒王誼傳詔省問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荅拜子
儀臥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六月十四日薨時年八十五德宗
聞之震悼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公台

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蒙五岳允釐庶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呂望之名爲師增周公之位盛業可久歿而彌光故太尉兼中書令柱國汾陽郡王尚父子儀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若神昔天寶多難胡作禍咸秦失險河洛爲戎公能扶翼肅宗載造區夏於國有忠勞其戡定於邊有寇籍其驅除安社稷必有於絳侯定羗戎無踰於充國絳壹綬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勲高今古名聳夷狄而勞乎征鎮二紀于茲頃以春秋旣高疆場多事罷彼旌鉞寵在台衡以公柱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勲賢之德膏盲生疾藥石靡攻人之云亡梁木斯壞雖賻禮加等輟朝增日悼之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而尊爲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體望尤重歛以衮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式墓表文終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勲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冊命之禮有司備焉可贈太師陪葬建陵仍

令所司備禮冊命賻絹三千匹布三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高丈八而詔特加十尺羣臣以次赴宅吊哭凶喪所須並令官給及葬上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寮陪位隕泣賜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庭子曜肝晞咄晤暖曙映等八人壻七人皆朝廷重官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領之而已叅佐官吏六十餘人後位至將相昇朝秩貴位勒其姓名於石今在河中府人士榮之史臣裴洎曰汾陽事上誠蓋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士心前後遭罹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方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不卽日應召故讒謗不能行代宗幸陝時令以數十騎覘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虜重圍之中皆以身許國未嘗以危亡易慮亦遇天幸竟免患難田承嗣方跋扈魏州傲狠無禮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西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竭絕獨子儀封幣經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

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整色珍玩堆積羨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唯以讒怒誣奏判官戶部郎中張譚杖殺之物議爲薄

曜子儀長子性孝友廉謹子儀出征於外留曜治家少長千人皆得其所諸弟爭飾也館盛其車服曜以儉朴自處累遷至太子賓客建中初子儀罷兵柄乃遍加諸子官以曜爲太子少保子儀薨曜遵遺命四朝所賜名馬珍玩悉皆上獻德宗復賜之曜乃散諸昆弟子儀薨後楊炎盧杞相次秉政姦諂用事尤忌勲族子儀之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泗清光祿卿王宰皆以家人告許細過相次貶黜曜

家大恐賴宰相張鎰力爲庇護姦人幸其危懼多論奪田宅奴婢曜不敢訴德宗微知之詔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又皇家嘗誓以山河琢之金石十世之宥其可忘也其家前時與人爲市以子儀身歿或被誣構欲論奪之有司無得爲理詔下方已曜居喪得禮若儒家子服未闋寢疾或勸其茹葱薤曜竟不屬口建中四年三月卒贈太子太傅

晞子儀第三子少善騎射常從父征伐初以戰功授左贊善大夫從廣平王收復兩京晞力戰於香積寺陝西皆出奇兵剋捷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後河中軍亂殺節度使李國貞荔非元禮於絳詔以子儀爲河東關內副元帥鎮絳州時四方擾叛多逐戎帥子儀至絳誅其元惡其黨頗不自安欲謀翻變晞知其謀選親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警夜不寐者凡七十口叛將竟不敢發以功拜殿中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寇加晞御史中丞領朔方軍以援邠州與馬璘合勢大破蕃軍其年冬懷恩誘虜再寇邠州陣

于涇北子儀令晞率步卒五千騎軍五百出西南掩擊之晞以兵寡不敵持而不戰及至晡晚乘其半濟而擊之大破獯虜斬首五千級是時連戰皆捷詔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不受永泰二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大曆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丁母憂服除加檢校工部尚書判秘書省事建中二年丁父喪持服京城朱泚構逆遣人就第問訊欲令掌兵晞佯瘖噤口不言此以兵脅之晞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僅而獲免初晞兄曜襲父代國公實封二千戶及曜卒詔曰故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功格上玄道光下土積其善慶垂裕無窮雖嫡長云殂支宗斯盛汾陽舊邑盍有不承其男前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食實封五百戶曖夙稟義方居忠履孝儷崇銀榜摠美金章繼撫先封允宜聽復曖兄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晞并弟右金吾將軍祁國公食實封二百五十戶曙太子左諭德映等並休有令名保其先業宜允推恩之典以明延嗣之誠其實封二千戶有準式減半餘可分襲曖可襲代國公仍通前

三百戶晞可二百五十戶曙可五十戶通前三百七十戶
百三十五戶尋又詔尚父子儀男晞曖映曙四人所襲實封各減
十戶以賜郭曜男銚郭暉男繼各襲一百戶晞至行在復檢校工部
尚書太子詹事從駕還京改太子賓客晞子綱爲朔方節度使杜希
全賓佐希全以綱攝豐州刺史晞以綱幼弱恐不任遂職貞元七年
晞上章請罷綱官德宗遣中使召之綱疑以他事見攝乃單騎走入
吐蕃蕃將見綱獨叛不納置之筏上流入黃河令歸杜希全得之送
赴京師賜綱自盡晞亦坐子免官明年復授太子賓客貞元十年卒
贈兵部尚書晞次子鈞鈞子承嗣別有傳授子儀第六十年十餘歲
德宗第四女昇平公主時昇平年亦與曖相類大曆中恩寵冠於
時以妨民漑田昇平有脂粉磴兩輪郭子儀私磴兩輪所司未敢
毀徹公主見代宗訴之帝謂公主曰吾行此詔蓋蒼生爾豈不識我
意耶可爲衆率先公主卽日命毀由是勢門碾磴八十餘所皆毀之

暖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末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暖亦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不知車駕幸奉天為賊所逼欲受偽官暖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並釋前咎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從駕至山南改太常卿同正貞貞元中帝為皇孫廣陵郡王納暖女為妃暖貞元十六年七月卒贈尚書左僕射昇平公主元和五年十月薨贈號國大長公主諡曰懿廣陵王即位為憲宗皇帝妃生穆宗皇帝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尊郭妃為皇太后詔曰追遠飾終先王令典況積仁累義事已顯於身前祥會慶傳福遂流於天下式光盛德爰舉徽章尊尊親親於乎在皇太后父贈尚書左僕射暖克荷崇構有勞王家孝友本於生知英華發於事任實修一德歷任三朝建中末年屬有大難畢力區駕忘軀即成忠貞之節國史明備才高望洽是膺沁水之祥德厚流光乃啓塗山之祚肆予小子獲纘大業未展定申之命敢緣褒紀之恩俾繼維師用光緝禮可贈太傅暖子劍縱銛曙代宗朝累

卿居父憂建中三年冬訂誼為淮西山南諸道大元帥以曙檢校左庶子為元帥府都押牙京城亂從幸山南轉太府卿隨駕還京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貞元末卒

劍偉姿儀身長七尺方口豐下沉默寡言母昇平長公主代宗朝劍為外孫恩寵踰等起家為太常寺奉禮郎德宗朝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初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九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邠州刺史充邠寧節度使數歲檢校戶部尚書入為司農卿劍大勲之後姻聯戚里而謙和接物恭慎自持居家臨民無驕怠之色無奢侈之失士君子重之十五年正月憲宗寢疾彌旬諸中貴人秉權者欲議廢立紛紛未定穆宗在東宮心甚憂之遣人問計於劍劍曰殿下身為皇太子但旦夕視膳謹守以俟又何慮乎迄今稱劍得元舅之體穆宗即位冊皇太后南內推崇外氏以劍兼司農卿未幾檢校戶部尚書充河陽三城懷節度使歲中換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劍歷踐藩鎮以汾陽冑胤材能選用不獨憑椒房之勢所

莅簡約不撓其俗自理敬宗卽位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徵釗爲兵部尚書兼檢校尚書左僕射明年出爲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卽位加司空太和三年冬南蠻陷雋州遂寇西川杜元穎失於控禦蠻軍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帥乃以釗兼領西川節度蠻軍已寇梓州諸道援軍未至川軍寡弱不可令戰釗致書於蠻首領筆巔責以侵寇之意筆巔曰杜元穎不守疆場屢侵吾圍以是修報也與釗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與南詔立約疆陲不擾以疾求代四年入爲太常卿檢校司徒十二月在道卒詔贈司徒子仲文仲辭

縱母昇平長公主大曆貞元之間恩禮冠諸主順宗在東宮以女德陽郡主尚縱時縱與公主年未及冠郡主尤爲德宗之所鍾愛故縱之貴寵焜耀一時順宗卽位改封德陽爲漢陽公主縱累官至衛尉卿駙馬都尉改殿中監穆宗卽位縱爲叔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城南有汾陽王別墅林泉之致莫之與比穆宗

常遊幸之置酒極歡而罷賜縱甚厚俄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充開厩宮苑使從容貴位三十餘年而椒房之寵國舅之恩近代已來無有其比而縱恭遜虔恪不以富貴驕人士無賢不肖接之以禮由是中外稱之長慶二年十月卒贈尚書左僕射仍以其弟銜代縱爲太子詹事充開厩宮苑使仲文大和末爲殿中少監開成初詔仲文襲父太原郡公制下給事中封勅奏曰伏准制書贈司徒郭釗嫡男仲文襲封太原郡公者臣近訪知郭制妻沈氏公主之女代宗皇帝外孫有男仲辭已選尚主仲文不合假冒自稱嫡子若仲文承嫡卽沈氏須黜居別室仲辭不合配尚貴主伏以郭仲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姪戚里勲門無與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知奪宗之配實玷風教且仲文仲辭旣非同出襲封尚主不可並行伏請付臺勘當詔曰以萬年縣尉仲辭襲封仲文落下以太皇太后姪不之罪尋以仲辭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太原郡公尚饒陽公主又仲辭兄詹事府丞仲恭爲銀青光祿大夫尚金

堂公主

郭幼明尚父子儀之母弟也性謹愿無過不工武藝喜賓客飲讌居
家御衆皆得其歡心以子儀勲業累歷大卿監大曆八年卒贈太子
太傅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自關隴陷蕃爲虜所隔其四鎮北庭
使額李嗣業荔非元禮皆遙領之昕阻隔十五年建中二年與伊西
北庭節度使李元忠俱遣使于朝德宗嘉之詔曰四鎮二庭統任西
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已來相次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絕
忠義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尊朝法皆侯伯守將交修共理之
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
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其將吏已下叙官可超七資李元忠
本姓曹名令忠以功賜姓名時昕使自迴紇歷諸蕃部方達於朝又
有袁光庭者爲伊州刺史隴右諸郡皆陷光庭堅守伊州吐蕃攻之
累年兵盡食竭光庭先刃其妻子自焚而死因昕使知之贈工部尚
書

史臣曰天寶之季盜起幽陵萬乘播遷兩都覆沒天祚土德寔生汾
陽自河朔班師關西殄寇身扞豺虎手披荆棘七八年間其勤至矣
再造王室勲高一代及國威復振羣小肆讒位重懇辭失寵無怨不
幸危而邀君父不挾憾以報仇讎晏然効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
社稷純臣自秦漢已還勲力之盛無與倫比而晞曖於縲粗之中拔
身虎口赴難奉天可謂忠孝之門有嗣矣
贊曰猗歟汾陽功扶昊蒼秉仁蹈義鐵心石腸四朝靜亂五福其昌
爲臣之節敢告忠良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一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僕固懷恩

梁崇義

李懷光

僕固懷恩鐵勒部落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僕固貞觀二
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其部落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
九都督府於夏州別爲蕃州以禦邊授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
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噉拔乙李噉生懷恩世襲都督天寶中加左領
軍大將軍同正負特進歷事節度王忠嗣安思順皆以善格鬪達諸
蕃情有統禦材委之心腹及安祿山反從郭子儀討高秀巖于雲中
破之又敗薛忠義于背度山下抗賊七千騎生擒忠義男襲下馬邑
郡十五載進軍與李光弼合勢及史思明戰于常山趙郡沙河嘉山
皆大破之懷恩功居多肅宗卽位於靈武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所

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恩子玢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尋又自拔而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千餘騎於河上盡收其器械駝馬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乃遣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于迴紇請兵結好迴紇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請公主遣首領隨懷恩入朝二年正月又從子儀下馮翊河東二郡走僞將崔乾祐又襲破潼關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自京率衆來援苦戰二日官軍敗績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渡存者僅半乃奔歸子儀於河東整其餘衆四月子儀赴鳳翔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窘急使懷恩及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貞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又從子儀戰于清渠不利歸于鳳翔及迴紇使葉護幣得數千騎來赴國難南蠻大食之卒相繼而至肅宗乃遣廣平王爲元帥以子儀爲副而懷恩領迴紇兵從之汝水賊伏兵於營東懷恩引迴紇馳殺之匹馬不歸賊乃大潰日暮懷恩謂王曰賊必

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馬追之縛取李歸仁田乾真安守忠張通儒王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迨明而後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天下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柰何縱之不取若使得衆復爲我患雖悔無及夫戰尚速何明日爲王固止之令還營懷恩又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等果逃又從王大破賊於陝西之新店收兩京皆立殊功以前後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同正員同節度副使十二月封豐國公食實封二百戶乾元元年九月遣九節度擊安慶緒於相州從郭子儀領朔方行營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圍相州戰愁思岡凡經五月常爲先鋒堅敵大陣必經其戰勇冠三軍尋充都知兵馬使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又副之乾元二年進封大寧郡王遷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又從李光弼守河陽破周又擒徐璜王安太清拔懷州皆摧鋒陷敵功冠諸將其男瑒又以開府儀同三司從將兵於其軍每深入虜陣以勇敢聞軍中號爲關將懷恩爲人雄毅寡言應對舒緩而剛決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

合雖主將必詬怒之郭子儀爲帥以寬厚容衆素重懷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漢勁卒恃功怙將多爲不法子儀每事優容之行師用兵倚以輯事而光弼持法嚴肅法不貸下懷恩心憚而頗不叶上元二年從李光弼史思明戰于邛山不利肅宗以懷恩功高恩顧特異諸將至冬加工部尚書勅李輔國及常參官送上大官造食以寵之代宗卽位拜隴右節度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郭子儀其秋上使中官劉清潭請兵於迴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爲史朝義誘之傾國入塞衆號十萬關中騷擾上使殿中監藥子昂馳於塞上勞之遇於忻州先是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於毗伽可汗死小子代立卽登里可汗登里請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毗伽可汗死小子代立卽登里可汗登里立以懷恩女爲可敦至是可汗請與懷恩及懷恩之母相見詔從之懷恩嫌疑不敢上因賜鐵券手詔以遣之卽令其母便發懷恩與迴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於是進兵歷太原汾晉營于陝州以俟期十月詔天下兵馬元帥雍王爲中軍先鋒以懷

恩爲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迴紇兵馬赴陝州并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迴紇左殺爲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乂爲後殿自澠池入陳鄭節度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副元帥雍王留陝州懷恩等師至黃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于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迴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內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拔賊死者數萬朝義領鐵騎十萬來救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決戰短兵旣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而不動魚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而進單騎奔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義大敗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人降其三萬二千人轉戰于石榴園老君廟賊黨又敗人馬蹂踐填於尚書谷朝義輕騎而走懷恩乃進收東京及河陽城封其府庫僞中書令許叔異王佑等承制釋之悉皆安堵懷恩留迴紇可汗營於河陽乃使其子右廂兵馬使

場北庭朔方兵馬使高輔成步萬餘衆乘勝逐北懷恩常墜賊而行至于鄭州再戰皆捷進至汴州僞節度張獻誠開門出降又拔滑州追破朝義于衛州僞睢陽節度田承嗣李進超李盧等兵馬四萬餘衆又與朝義合據河來拒場連盤濟師登岸薄之賊黨悉奔長驅至昌樂縣東朝義率魏州兵馬來戰又敗走達盧來降賊徒震駭於是相州僞節度薛嵩以相衛州洛邢趙降于李抱玉高輔成尚文拯僞恒陽節度李寶臣以深恒定易四州降于河東節度辛雲京朝義至貝州又與僞大將薛忠義兩節度合場至臨清縣懼賊氣盛駐軍以俟變朝義領衆三萬并攻具來攻場令高彥嵩渾月進李光逸等設三伏以待之賊半渡伏發合擊而走之其時迴紇又至官軍益振場卷甲馳之大戰于下博縣東南賊背水而陣大軍衝擊而崩之積屍擁流而下朝義又走莫州於是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充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于下博進軍莫州城下朝義與田承嗣頻出挑戰大敗而旋臨陣殺其僞尚書敬榮朝義懼自分

萬餘衆投歸義縣留承嗣守城於是淄青節度侯希逸繼諸將同爲攻守凡月餘日場與高彥崇侯希逸薛兼訓等以衆三萬追及朝義於歸義縣交鋒而賊潰屬幽州節度李懷仙送降款場頓兵於其境遣懷仙分兵追躡二年三月朝義至平州石城縣溫泉柵窮蹙走入長林自縊懷仙使妻弟徐有濟傳其首以獻又降田承嗣之軍河北悉平懷恩乃與諸將班師先是去冬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遂授河上副元帥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仍加寶封四百戶通前一千戶春又加太子少師充朔方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大使食寶封五百戶莊宅各一所仍與一子五品官高輔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加寶封三百戶仍與一子五品官高彥崇太子賓客依舊朔方右廂兵馬使寶封二百戶莊宅各賜一所與一子五品官遂詔懷恩統可汗還蕃遂自相州西郭口趣潞州與迴紇可汗會出太原之北懷恩初至太原辛雲京以可汗是其子

堦疑其召戎閉關不報且懼可汗相襲不敢犒軍及還亦如之懷恩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戰無役不從一舉滅史朝義復燕趙韓魏之地自以為功無以讓至是又為雲京所拒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頓軍汾州會中官駱奉仙使于雲京雲京言懷恩與可汗為約逆狀已露乃與奉仙厚結歡奉仙迴至懷恩所其母數讓奉仙曰爾等與我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乎雖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纏頭綵懷恩將酬其貺奉仙遽告發懷恩曰明日端午請宿為令節奉仙固辭懷恩苦邀之命藏其馬中夕謂其從者曰向者責吾又收吾馬是將害我也奉仙懼遂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令追還其馬奉仙使迴奏其反狀懷恩累表請誅雲京奉仙上以雲京有功手詔和解之懷恩遂有貳於我至七月改元廣德冊勲拜太保仍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并階仍加實封五百戶僕固瑒一子五品官加實封一百戶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於凌煙閣尋以瑒為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懷恩以寇難已來一門之內

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再收兩京皆導引迴紇摧滅強敵而為人媒孽蕃性獷戾怏怏不已乃上書自敘功伐曰廣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朔方節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帥上柱國大寧郡王臣懷恩刺肝瀝血謹頓首頓首上書寶應聖文神武皇帝陛下臣家本蕃夷代居邊塞爰自祖父平沐國恩臣年未弱冠即蒙上皇驅策出入死生竭力疆場叨承先帝報功時年已授特進洎乎祿山作亂大振王師臣累任偏裨決死難上以安社稷下以拯生靈伏皇天之威神滅狂胡之醜類無何思明繼逆又據東周宸極不安海內騰沸臣謬承大行皇帝委任授以兵權誓雪國讐以匡時難闔門忠烈咸願殺身野戰攻城皆先士卒兄弟死於陣敵子姪沒於軍前九族之親十不存一縱有在者瘡痍偏身況陛下潛龍之時親統師旅臣忝事麾下陛下悉臣愚誠大行皇帝未捐官館之時臣頻立微効臣累霑官賞遂被輔國等讒害幾至破家便奪兵權逾年宿衛臣雖內省無疚終懼讒佞傾危以日繼時命

懸秋葉至將歸骨泉壤永謝明時幸遇陛下龍躍天衢繼續鴻業知臣負謗察臣丹心遂開獨見之明杜絕衆多之口特拔臣於汧隴再任臣於朔方誠謂遊蒐返骸枯骨再肉使臣得竭駑蹇之力効錐刀之功上答陛下再造之恩下展微臣犬馬之志去年秋末迴紇仗義而來士庶不知悉皆驚駭陛下以臣與其姪姪令至太原祇迎一切事宜許臣逐便處置遂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剋復洛陽平蕩幽薊惟有神策兵馬頓軍獨住陳留可汗時在洛陽卽被朝恩猜阻要爲流議已失蕃情臣自平賊却迴天恩又令餞送臣遂罄竭家產爲國周旋發遣外蕃貴圖上道行至山北被奉仙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蕃夷怨怒早欲相讐臣遂彌縫方得出界及其祖餞事了迴至大原臣忝跡鼎司又奉重寄奉仙雲京曾無禮數閉關不出相看臣遂過汾州休息士馬凡經數日不遣一介知聞自以行事乖踈恐臣先有論奏遂乃構其謗贖妄起異端扇動軍城以爲設備又臣從路府過日見抱玉祇迎迴紇庶事用心懇

稱家資罄於公用又與臣馬兼銀器四事臣於迴紇處得絹便與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贈今被抱玉共相組織將此往來之貺便爲結託之私貴在厚誣務相傾奪陛下不垂明察採聽流言欲令忠直之臣枉陷讒邪之黨臣實不欺天地不負神明夙夜三思臣罪有六往年同羅背叛河曲騷然經略數軍兵圍不解臣不顧老母走投靈州先帝嘉臣忠誠遂遣徵兵討叛使得河曲清泰賊徒奔亡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一也臣男玠嘗被同羅虜將蓋亦制不由已旋即弃逆歸順却來投臣臣斬之以令士衆且臣不愛骨肉之重而徇忠義之誠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二也臣有二女俱聘遠蕃爲國和親合從討難致使賊徒殄滅寰宇清平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三也臣及男場不顧危亡身先行陣父子効命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四也陛下委臣副元帥之權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節度使皆握強兵臣之撫綏悉安反側州縣既定賦稅以時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五也臣叶和迴紇戡定兇徒天下削平蕃夷歸國使其永爲鄰好義著急難萬姓安

寧干戈止息二聖山陵事畢陛下忠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延頸轅門以待斧鑕過此以往更無他違陛下若以此誅臣何異伍子胥存吳卒浮屍於江上大夫種霸越終賜劍於稽山唯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復何訴哉且葵藿尚解仰陽犬馬猶能戀主臣忝恩至重委任非輕夙夜思奉天顏豈暫心離魏闕誠恐以忠獲罪龜鏡不逢頃者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天下忠義從此生疑況來瑒功業素高人多所忌不審聖衷獨斷復爲姦臣弄權臣欲入朝恐罹斯禍諸道節度使皆懼非臣獨敢如此近聞追詔數人並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又懼陛下損傷豈唯是臣不忠只爲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先詞情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用彌深皆由同類相從致蒙蔽聖聰人皆懼死誰復敢言臣義切君臣忠憂社稷若無極諫有負聖朝敢肆愚忠以干鼎鑊況今西有大戎背亂東有吳越不庭均房羣盜縱橫廊坊稽胡草擾陛下不思外禦而乃內忌忠良何以混一車書而使梯航納貢天下

至大豈可暫輕伏承四方敷奏之人引對之時陛下皆云與驃騎量曾不委宰臣可否或有稽留數月不放歸還遠近之心轉加疑阻且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却信嫉妬謗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毀黷弓藏鳥盡兔死犬烹臣昔謂非今方知實且臣息軍汾上關鍵大開收馬放牛曾無守備分兵數郡貴免般糧勸課農桑務安黎庶有何狀跡而涉異端陛下必信矯詞何殊指鹿爲馬陛下黨斥逐邪佞親附忠良蠲削狐疑敷陳政化使君臣無二天下歸心則窺邊之戎不足爲患梗命之寇將復何憂偃武修文其則不遠陛下若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良藥愈病伏惟陛下圖之臣今戎事已安糧儲且繼深願一至闕下披露心肝再覩聖顏萬死無恨臣欲公然進發慮恐將士留連臣今便託巡晉絳等州於彼遷延且往謹遣押衙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張休臧先進書兼口奏事伏惟陛下覽臣此書知臣誠懇特垂聖斷勿議近臣待臣如初浮

謗不入臣當死節王命誓酬國恩仍請遣一介專使至絳州問臣
即便與同行冀獲蹈舞軒陛鄙臣愚慮不顧死亡輕觸天威戰汗無
地九月上以迴紇近塞懷恩又與辛雲京有隙上欲其悔過推心以
待之恐其不信詔黃門侍郎裴遵慶使汾州喻旨且察其去就遵慶
既至懷恩抱其足號泣而訴遵慶因宣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
諾副將范志誠說之曰公以讒言交構有功高不賞之懼嫌隙已成
柰何入不測之朝公不見來瑱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見容二臣
以走誅懷恩然之明日又以懼死為辭許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不可
遵慶復命御史大夫王翊自迴紇使還懷恩與可汗往來恐洩其事
乃止之遂令子瑒率眾攻雲京雲京出戰場大敗而旋進圍榆次朝
廷患之先是尚書右丞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上因以真卿為刑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往宣慰之真卿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方受命事
無益矣上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陛下避狄于陝
郊臣方責以春秋之義云寡君蒙塵於郊敢不恭問官守當是時也

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攘去犬戎即宮京邑懷恩進
不勤王退不釋眾其辭曲必不來矣且明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
玉駱奉仙魚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
部曲恩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禍福必相率而
歸耳上從之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已為朔方兵馬使張如岳等四人
斬其首獻於闕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棄其母渡河北走靈武
餘眾聞子儀到東甲來奔歸者數萬懷恩至靈武嘯聚亡命其眾復
振上念其勲舊不欲罪功臣厚撫其家懷恩終不從其母月餘日竟
以壽終又遥授太師兼中書令大寧王餘並停是秋為鄉導誘吐蕃
十萬人寇涇邠州祭來瑱之墓自序云俱遭放逐寇奉天醴泉郭子
儀拒之而退永泰元年上徵天下兵以防之懷恩又糾合諸蕃眾號
二十萬南犯京師遣吐蕃之眾自北道先寇醴泉奉天任敷鄭庭郝
德自東道寇奉先同州羗渾奴刺之眾自西道寇鞏屋鳳翔朝廷大
駭詔遣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

唐傳七
郝廷玉屯中渭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仙李伯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杜冕屯同州上親率六軍令魚朝恩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領迴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昇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部曲以鄉法焚而葬之張韶代領其衆爲徐璜玉所殺璜玉領其衆又爲范志誠所殺志誠領其衆迴紇進寇涇陽諸軍堅壁不戰吐蕃相持二十餘日又聞懷恩死與迴紇爭長自相疑貳莫敢先進遂大掠居人焚燒舍宇驅男女數萬而去所過踐禾穀殆盡迴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以自効子儀分兵隨之大破吐蕃於涇州界任敷又敗走羗渾又多降於李抱玉懷恩逆命三年再犯順連諸蕃之衆爲國大患士不解甲糧盡餽軍適幸天亡而上爲之隱惡前後下制未嘗言其反及懷恩死羣臣以聞上爲之憫默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其寬仁如此閏十月懷恩姪名臣領千餘騎來降梁崇義長安人以升斗給役於市有膂力能卷金舒鈎後爲羽林射生從來瑱於襄陽沉默寡言衆悅之累遷爲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

將戍福昌南陽來瑱被誅戍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入襄州與同列李昭薛南陽相讓爲長不決諸將請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爲帥寶應二年三月崇義殺昭與南陽以脅衆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以襄州存履兵禍屈法含容姑務息人也歷御史中丞大夫尚書遂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爲輔車之勢奄有襄漢七州之地帶甲二萬連結根固未嘗朝覲然於羣兇地最福兵最少法令最理禮貌最恭其地跨東南之衝數有王命之所宣洽故其人知化所親嘗勸其來朝崇義曰吾本帥來公有大勲庸當上元中以閹豎讒譖遂巡稽召及代宗嗣位不俟駕行旋見誅族今吾釁盈而事久若之何見上建中元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數請興師討崇義崇義懼軍旅之事加嚴焉流人郭昔告其爲變崇義聞之請罪昔坐決杖配流命金部員外郎李舟論旨以安之初劉文喜作難舟嘗入其城說利害文喜拘之會帳下殺文喜而降四方反側者聞之謂舟必能覆軍殺將是以皆惡及舟至又勸其入覲言頗切直崇義

益不悅二年春發五使宣諭諸道而舟復如荆襄崇義慮有變拒境不納上言軍中疑懼請換他使繇是益不安兇謀日深賓僚或有忠言沮勸多遭傷害時羣兇方自疑阻朝廷將仗大信欲來而安之以示天下乃加崇義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賞且賜鐵券誓之兼授其裨將藺杲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崇義益恐怖誤持滿而受命藺杲奉詔書又不敢發馳詣崇義請命崇義益疑懼對著號哭不受詔由是徵四方兵使希烈統擊之崇義乃發兵攻江陵以通黔嶺及四望大敗而歸遂屯襄鄧希烈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無遺噍旣而希烈統大軍緣漢而崇義使將翟暉杜少誠迎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復合於涑口又破之二將求降希烈受之使統本兵入襄陽號令以安百姓崇義領親兵老小閉壁將守者斬鬪爭出不可止其年八月崇義與其妻投井而死傳首闕下其親戚希烈皆戮之選其嘗從臨漢之衆者三千人悉斬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常爲朔方列將以戰

功賜姓氏更名嘉慶懷光少從軍以武藝壯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元儀禮之益厚上元中累遷試太僕太常卿主右衛兵將積功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朔方軍都虞候永泰初實封三百戶大曆六年兼御都史中丞間一年兼御史大夫皆爲軍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十二年以母憂罷職明年起復本官仍兼邠寧慶三州都將德宗卽位罷子儀節度副元帥以其所部分隸諸將遂以懷光起復檢校刑部尚書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諸蕃部落等使先是懷光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爲西邊要防大建中初涇原四鎮節度使段秀實爲宰相楊炎所惡徵爲司農卿上將復城原州乃以懷光兼涇州刺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使時懷光挾私怨新誅殺朔方舊將溫儒雅等數人涇州軍士咸畏之劉文喜因衆不欲遂以城叛詔朱泚與懷光將兵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

師二年遷檢校左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支度營田觀察鹽池押諸蕃部落六城水運使實封四百戶邠寧節度等使如故時馬燧李抱真諸軍同討魏城未拔朱滔王武俊皆反連兵救悅三年詔遣懷光統朔方兵步騎一萬五千同討田悅懷光勇而無謀至魏城之日營壘未設因與滔等大戰于恆山爲滔等所敗復爲悅決水以灌之諸軍不利因與燧等退軍于魏縣尋加同平章事益實封二百戶自是與滔等相持不戰明年十月涇原之卒叛上居奉天朱泚既僭大號遣中使馳告河北諸帥懷光率軍奔命時屬泥洹懷光奮厲軍士道自蒲津渡河敗泚騎兵於醴泉直赴奉天前數日先遣裨將張韶持表封蠟丸隨賊攻城乘間逾墜呼城上人曰朔方軍使也乃以繩引上城而入比登堞身中數十矢時上在重圍中守拒益急既知懷光軍至令張韶號令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敗泚兵於魯店泚乃解兵還走入城懷光性鷹厲疎復綠道數言盧杞趙贊白志貞等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也吾且上當請誅

之杞等微知之懼甚因說上令懷光乘勝逐泚收復京師不可許至奉天德宗從之懷光屯軍咸陽數上表暴揚杞等罪惡上不得已爲貶杞趙贊白志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崔文秀上之信任也又殺之懷光既不敢進軍遷延自疑因謀爲亂初詔遣崔漢衡使於吐蕃出兵佐收京城蕃相尚結贊曰蕃法進軍以統兵大臣爲信今奉制書無懷光名署故不敢前上聞之遣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用蕃軍懷光堅執言不可者三不肯署制詞慢且謂贄曰爾何所能與元元年二月詔加太尉兼賜鐵券遣李昇及中使鄧鳴鶴齎券喻旨懷光怒甚投券於地曰凡人臣反則賜鐵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詞氣益悖衆爲之懼時懷光部將韓遊瓌掌兵在奉天懷光乃與遊瓌書約令爲變遊瓌密奏之翌日懷光又使趣之遊瓌復奏聞數日懷光又使趣遊瓌爲門者所捕懷光且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當須引避由是上遠幸梁州時李晟已移軍東渭橋懷光復劫李建徽楊惠元等軍移於好時其下頗多攜貳先是朱泚甚畏之至是因欲臣

之懷光虜劫無所得益疑懼不自安居二旬乃驅兵分爲部隊掠涇陽三原富平自同州往河中神策將孟涉段威勇自三原擁兵三千餘人奔歸李晟懷光不能遏韓遊瓌殺懷光留後張昕以邠州從順戴休顏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已反乃令城守馳表以聞上於是授遊瓌休顏節度使乃除懷光太子太保罷其餘官其所管委本軍擇一人功高望崇者統之皆不奉詔四月懷光至河中遂偷有同絳等州按兵觀望李晟既收復京師上遣給事中孔巢父中使啖守盈持詔徵之懷光素服受命巢父乃宣言於衆太尉軍中誰可領軍事者懷光左右皆胡虜因發怒亂持兵殺巢父及守盈自是繕兵益修守拒上還京師以侍中潭城爲河中節度副元帥將兵討懷光城復破同州屯軍不進數爲懷光所敗時仍歲旱蝗京師初復經費不給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時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素著乃加燧副元帥與城及鎮國軍節度駱元光邠寧節度韓遊瓌邠坊節度唐朝臣會兵同討懷光燧率軍拔絳州至寶鼎慮懷光西走唐突京邑乃捨軍朝

京師既還與瑊先自河東而降其驍將尉珪徐庭光統諸軍以圍河中貞元元年秋朔方部將牛勣俊斬懷光首以降燧其子璠刃其弟數人乃自殺懷光死時年五十七尋詔以男一人爲嗣賜莊宅各一所仍還懷光屍首任其收葬妻子並徙澧州五年又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弘也昔蔡叔圮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信干紀漢后爵其孥以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胤以主祀詳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則斧鉞之誅甲兵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曩歲盜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于近郊指期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興涿鹿之功徵師未達于諸侯衛士且疲于七萃而李懷光三軍夙駕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衆議功方始守節靡終潛構禍胎拒違朝命弃同卽異捨順効逆爲臣至此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牽復而梟音益厲狝突莫遷大戮所加曾無噍類雖自貽伊戚與衆弃之而言念爾勞何嗟及矣以其前効猶在孤魂無歸懷之怛然是用悽軫予欲布陳大惠異

以化成保合大和期於刑措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胄曹參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千貫任於懷光墓側置立莊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實不德臨於兆人泣辜宥罪素誠所志爾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庸無若爾父之違王命初懷光授首其子璿瑗等皆死唯妻王氏在故上特捨其死及是又思懷光舊勳哀其絕後乃命承緒繼之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二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張獻誠 弟獻恭子獻甫

路嗣恭

曲環

崔漢衡

楊朝晟

樊澤

李叔明

裴胄

張獻誠陝州平陸人幽州節度使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守珪之子也天寶末陷逆賊安祿山受偽官連陷史思明為思明守汴州統逆兵數萬寶應元年冬東都平史朝義逃歸汴州獻誠不納舉州及所統兵歸國詔拜汴州刺史充汴州節度使踰年來朝代宗寵賜甚厚三遷檢校工部尚書兼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觀察使廣德二年十月論南山賊帥高玉以獻永泰二年正月獻名馬二絲絹雜貨共十萬匹是月兼充劍南東川節度觀察使封鄧國公西川崔旰殺郭英乂

獻誠率衆戰於梓州爲盱所敗獻誠僅以身免大曆二年四月獻誠以疾上表乞歸私第仍薦堂弟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獻恭以自代詔許之以獻誠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八月獻誠以疾抗疏辭官無幾卒於私第獻恭守珪之弟守瑜子累以軍功官至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代獻誠爲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大曆十二年七月獻恭破吐蕃萬餘衆於岷州建中二年正月加檢校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三年正月爲太府卿容州刺史本管經略招討使四年七月與渾瑊盧杞司農卿段秀實與吐蕃尚結贊築壇於京城之西會盟如清水之儀興元元年六月轉檢校吏部尚書仍與一子正負官盧杞移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獻恭因入對紫宸殿上言高所奏至當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德宗不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望特優異德宗顧謂宰臣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奈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也如此獻甫守珪弟左武衛將軍贈戶部

尚書守琦之子獻甫少隨諸兄從軍初爲偏裨以軍功累授試光祿卿殿中監河中節度副元帥都知兵馬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建中初從節度使賈耽征梁崇義於襄漢以功加太子詹事又幸奉天興元獻甫首至從渾瑊征討有功及復京邑入爲金吾將軍時李懷光未平吐蕃侵擾西邊獻甫領禁軍出鎮咸陽凡累年軍民悅之貞元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兼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觀察使乃於彭原置義倉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爲烽堡又上疏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從之貞元四年九月吐蕃將尚志董星論莽羅等寇寧州獻甫率衆禦之斬首百餘級吐蕃遁邊城貞元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五月丙申卒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司空賻物有差獻恭子煦嘗隨獻甫征討積戰功累遷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軍逐出節度使李進賢而屠其家殺判官嚴澈憲宗怒遣煦以夏州兵二千人赴振武仍許以便宜擊斷九年正月賜絹三萬匹以助軍資河東節度使王鐸遣兵五千

會煦於善羊柵詔煦入振武誅作亂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乃定是歲十二月卒贈太子太保

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始名劒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爲天下最以其能賜名嗣恭歷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關內副元帥郭子儀副使知朔方節度營田押諸蕃部落等使嗣恭披荆棘以守之大將御史中丞孫守亮握重兵倔強不受制嗣恭稱疾召至因殺之威信大行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大曆六年七月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在官恭恪善理財賦賈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魚朝恩誅希暹從坐明觀積惡犯衆怒時宰相元載受賂遣江南効力魏少遊承載意苟容之及嗣恭代少遊卽日杖殺識者稱之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反五嶺騷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瑤敬冕使分其務瑤主大軍當其衝晃自間道輕入招集義勇得八十人以撓其心腹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誅其

同惡萬餘人築爲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拜檢校兵部尚書知省事嗣恭起於郡縣吏以至大官皆以恭恪爲理著稱及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兵部尚書無所酬勞及德宗卽位楊炎受其貨始叙前功除兵部尚書東都留守尋加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及東都畿觀察使徵至京師卒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子恕字體仁初嶺南衙將哥舒晃反詔嗣恭自江西致討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以軍前便宜從事俄而降者繼路於是擢降將伊慎推心用之賊平恕功居多年纔三十爲懷州刺史久之轉京兆少尹監門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教練招討等使其後爲郾坊觀察使太子詹事坐事貶吉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七十二贈洪州都督恕私第有佳林園自貞元初李紆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曲環陝州安邑人也父彬爲南使正監因家於隴右以環故累贈兵部尚書環少讀兵書尤以勇敢騎射聞天寶中從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黃河九曲洪濟等城累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從襄陽節度魯吳守鄧州拒賊將武令珣戰數十合環功居多超授左清道率又從李抱玉守河陽南城尋別將兵守澤州破賊驍將安曉勅特拜羽林將軍又將別部兵合諸軍同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並同正負隨李抱玉移軍京西大曆中領兵隴州頻破吐蕃加特進太常卿上初嗣位吐蕃大寇劔南詔環以隴兵五千馳往大破戎虜收七盤城賊軍及維茂二州西戎奔遁環大振功名而還加太子賓客賜以名馬與諸將討涇州叛將劉文喜平之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充隴兩軍都知兵馬使時李納擁兵侵逼徐州令環與劉玄佐同救援累破李納逆黨環以功最加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十月加檢校左常侍充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諸軍守固寧陵陳州大破希烈軍於陳州城下殺逆黨三萬五千人擒其驍將翟暉以獻希烈因遁歸蔡州環以功加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加環兼許州刺史陳許等州節度觀察加實封三百戶陳蔡二州以希烈擾亂遭剽劫頗甚人多逃竄他邑以避禍環勤身恭儉賦稅均平政令寬簡不三二歲襁負而歸者相屬訓農理戎兵食皆豐美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卒時年七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賜布帛米粟有差

崔漢衡博陵人也性沉厚寬博善與人交釋褐授沂州費令滑州節度使令孤彰奏署掌記累遷殿中侍御史大曆六年拜檢校禮部員外郎爲和吐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改萬年令建中三年爲殿中少監兼御史大夫充和蕃使與吐蕃使區頰贊至自蕃中時吐蕃大相尚結息忍而好殺以常覆敗於劔南思刷其耻不肯約和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略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邊人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爲大相約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戊申以漢衡爲鴻臚卿四年吐蕃朝貢加檢校工部尚書復使吐蕃興元初上

居奉天吐蕃遣帥佐渾瑊敗朱泚兵於武功以功轉檢校兵部尚書兼秘書監西京留守無幾真拜兵部尚書為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明年為幽州宣慰使所至皆稱職貞元三年副侍中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涼吐蕃背約瑊僅免時無備預在會免者什無一二士卒死者以千數漢衡與同陷者並至河州結贊令召之以頻使於蕃結贊素信重與孟日華中官劉延邕俱至石門而遣五騎送至境上四年七月加檢校吏部尚書晉慈隰觀察使尋加都防禦使十一年四月卒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也初在朔方為步軍先鋒嘗有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于涇州斬獲生擒居多授驃騎大將軍稍為右先鋒兵馬使後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征討嘗冠軍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上在奉天李懷光自山東赴難以朝晟為左廂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及懷光反于河中朝晟被脅在軍上幸梁洋

韓遊瓌退于邠寧懷光以嘗在邠寧迫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搃後務昕懼難作乃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潛發歸于懷光朝晟父懷賓為遊瓌將因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遊瓌即日使懷賓奉表聞奏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除遊瓌邠寧節度使問謀至河中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矣懷光遂繫之及諸軍進圍河中韓遊瓌營于長春宮懷賓身當戰伐及懷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遂為遊瓌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為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營於軍中後詔徵遊瓌宿衛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為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邠寧慶節度觀察使代韓遊瓌初遊瓌以吐蕃犯塞自將兵戍寧州及受代以是月壬子夜輕騎潛遁歸闕其將卒素驕怠畏張獻甫之嚴因遊瓌夜出衙內千餘人遂叛掠且因監軍楊明義邀奏出奔將范希朝為節度朝晟時為都虞候初逃於郊翌日乃來給其眾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由是稍安朝晟及諸將謀誅朝晟率諸將經數日以告曰前請者

不獲張尚書昨日已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能盡殺各言戎首以歸罪焉餘無所問於是衆中唱二百餘人立斬之乃定上擢希朝爲寧州刺史以副獻甫獻甫入奏朝晟功加御史大夫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統士馬鎮木波獻甫卒詔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憂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大夫如故十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所須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諸軍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卽蕃戎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乘障數日而退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地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十五年二月免喪加檢校王部尚書是夏以防秋移軍寧州遘疾來年正月卒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也父詠開元中舉草澤授試大理評事累贈兵

部尚書澤長於河朔相衛節度薛嵩奏爲磁州司倉堯山縣令建中元年舉賢良對策禮部侍郎于邵厚遇之與楊炎善薦爲補闕歷都官員外郎澤好讀兵書朝廷以其有將帥材尋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蕃中用事宰相尚結贊深禮之尋從鳳翔節度張鎰與吐蕃會盟於清水遷金部郎中御史中丞山南節度行軍司馬時李希烈背叛詔以普王爲行軍元帥徵澤爲諫議大夫元帥行軍右司馬屬駕幸奉天普王不行澤改右庶子兼中丞復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尋代賈耽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澤有武藝每與諸將射獵常出其右人心服之賊衆畏焉頻與李希烈兇黨接戰前後擒降其驍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李克誠薛翼等收唐隨二州希烈旣平澤丁母憂起復右衛大將軍同正餘如故三年代張伯儀爲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三歲加檢校禮部尚書會襄州節度曹王臯卒於鎮軍中剽劫擾亂以澤威惠素著於襄漢復代曹王臯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

右僕射卒年五十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其日將宴百官廢朝改取他日

李叔明字晉卿閬州新政人本姓鮮于氏代爲豪族兄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劔南節度使兄弟並涉學輕財好施叔明初爲劔南節度使楊國忠判官乾元後爲司勳貞外郎副漢中王瑀使迴紇迴紇接禮稍倨叔明離位責之曰大國通好賢王奉使可汗於大唐子壻豈可恃微功而傲乎唐法不然可汗改容加敬復命遷司門郎中後爲京兆少尹無幾以疾辭除右庶子出爲邛州刺史尋拜東川節度遂州刺史後移鎮梓州檢校戶部尚書時東川兵荒之後凋殘頗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招撫旻庶夷落獲安大曆末有閬州嚴氏子上疏稱叔明少孤養子於外族遂冒姓焉請復之詔從焉叔明初不知其從外氏姓意醜其事遂抗表乞賜宗姓代宗以戎鎮寄重許之仍寘嚴氏子於法及駕幸奉天其子昇翊從叔明每私疏誠勵見危臨難當誓以死昇奉父嚴訓果著勳効識者嘉之叔明旣朝京師以

兼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卒謚曰襄叔明摠戎年深積累財貨子孫驕淫歿纔數年遺業蕩盡

裴胄字胤叔其先河東聞喜人今代葬河南伯父寬戶部尚書有名於開元天寶間胄明經及第解褐爲人傑寺主簿爲二京陷覆淪避他州賊平授秘書省正字累轉秘書郎陳少遊陳鄭節度留後奏胄試大理司直少遊罷隴右節度李抱玉奏授監察御史不得意歸免陳少遊爲宣歙觀察復辟在幕府抱玉怒奏桐廬尉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虚心下士幕府感選才彥觀察判官許鴻謙有學識栖筠嘗異席事多咨之崔造輩皆所薦引一見胄深重之薦於栖筠奏授大理評事觀察支使代宗以元載噉紊朝綱徵栖筠入朝內制授御史大夫方將大用代宗借權栖筠居顧問刺舉之職與不平及栖筠卒遺護栖筠喪歸洛陽衆論危之胄坦然行心無所顧望淮南節度使少遊妻檢校主客員外兼侍御史觀察判官尋爲行軍司馬遷宣州刺史楊炎初作相銳意爲元載報讐凡其枝黨無漏適會胄部人

積習官時服雜俸錢爲賦者炎命酷吏負禹深按其事貶汀州司馬尋徵爲少府少監除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移江南西道前江西觀察使李兼罷省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胄至奏其本末罷之會京南節度樊澤移鎮襄陽宰相方議其人上首命胄代澤仍兼御史大夫胄簡儉恒一時諸道節度觀察使競剝下厚斂製奇錦異綾以進奉爲名又貴人宣命必竭公藏以買其歡胄待之有節皆不盈數金常賦之外無橫斂宴勞禮止三爵未嘗酣樂時武臣多廝養畜賓介微失則奏流死胄以書生始奏貶書記梁易從君子薄其進退賓客不以禮物議薄之貞元十九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五贈右僕射謚曰成

史臣曰三獻軍謀臣節克紹家風路嗣恭從微至著執法簡廉環理兵勸農獨彰善政漢衡誠慤奉職朝晟忠孝權謀澤威惠荆襄叔明見危誓死立政惠民胄抱義危行守政奉公皆賢帥矣然嗣恭聚財爲功名之瑕玷叔明聚財致子孫之驕淫財之污人誠可誠也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二

贊曰張路由崔樊楊李裴守忠臣之道皆賢帥之才

唐書列傳第七十三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劉晏 第五琦 班宏 王紹 李巽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累授夏縣令有能名歷殿中侍御史遷度支郎中杭隴華三州刺史尋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據東都寄理長水入為京兆尹頃之加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支委府事於司錄張群杜亞綜大體議論號為稱職無何為酷吏敬羽所構貶通州刺史復入為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為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為戶部乃加國子祭酒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相為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

畿縣百姓乃接穗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已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之由至江淮以書遣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漚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誘相分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荅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前洗瑕穢率罄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宜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爲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儺皇澤其利

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飢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旣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臯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輶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茨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摠不掏拓澤滅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洄上周水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澗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奉奪攘姦宥窟穴囊橐夾河爲藪豺狼閭閻舟行所經寇亦能

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
兀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
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
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是累年已來事缺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
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鍾而先
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剋漕引
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自此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濟關中又至
德初為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推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法
益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
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摠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累
遷吏部尚書大曆四年六月與右僕射裴遵慶同赴本曹視事勅尚
食增置儲供許內侍魚朝恩及宰臣已下常朝官咸詣省送上八年
知三銓選事十二年三月誅宰臣元載晏奉詔訊鞠晏以載居任樹
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勅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

蕭昕兵部侍郎李傑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同推載皆款伏
初晏承旨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
覆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
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縉罪從輕縉之生晏平反之
力也十三年十二月為尚書左僕射時宰臣常袞專政以晏父掌銓
衡時議平允兼司儲蓄職舉功深慮公望日崇上心有屬竊忌之乃
奏晏朝廷舊德宜為百吏師長外示崇重內實去其權及奏上以晏
使務方理代其任者難其人使務知三銓並如故李靈曜之亂也河
南節帥所據多不奉法令征賦亦隨之州縣雖益減晏以羨餘相補
人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其能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
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
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得其術矣凡所任
使多收後進有幹能者其所摠領務乎急促趨利者化之遂以成風
當時權勢或以親戚為託晏亦應之俸給之多少命官之遲速必如

其志然未嘗得親職事其所領要務必一時之選故晏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徵李衡繼掌財賦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數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雖寢興宴語而無欺給四方動靜莫不先知事有可賀者必先上章奏江淮茶橘晏與本道觀察使各歲貢之皆欲其先至有上之官或封山斷道禁前發者晏厚以財力致之常先他司由是甚不為藩鎮所便晏理家以儉約稱而重交敦舊頗以財貨遺天下名士故人多稱之善訓諸子咸有學藝任事十餘年權勢之重鄰於宰相要官重職頗出其門既有材力視事敏速乘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啗之當大曆時事貴因循軍國之用皆仰於晏未嘗檢轄德宗嗣位言事者稱轉運可罷多矣初揚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各恃權使氣兩不相得炎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朝及炎入相追怒前事且以言安與元載隙憾時人言載之得罪晏有力焉炎將為載復讎又時人言風言代宗寵獨孤妃而又愛其子韓王迥晏密啓請立獨孤為皇后炎因對馭流涕奏言

賴祖宗福祐先皇與陛下不為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之輩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以伏罪晏猶領權臣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當萬死崔祐甫奏言此事曖昧陛下以然大赦不當究尋虛語朱泚崔寧又從傍與祐甫攷解之寧言頗切炎大怒故斥寧令出鎮鄜坊以摧挫之遂罷晏轉運等使尋貶為忠州刺史炎欲誣構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有隙舉為荆南節度以伺晏動靜準乃奏晏與朱泚書祈救解言多怨望炎又證成其事上以為然是月庚午晏已受誅使廻奏報誣晏以忠州謀叛下詔暴言其罪時年六十六天下寃之家屬徙嶺表連累者數十人貞元五年上悟方錄晏子執經授太常博士少子宗經秘書郎執經上請削官贈父特追贈鄭州刺史第五琦京兆長安人少孤事兄華敬順過人及長有吏才以富國強兵之術自任天寶初事韋靈寶敗賊官累至須江丞時太守賀蘭進明甚重之會安祿山反進明遷北海郡太守奏琦為錄事參軍祿山已陷河間信都等五郡進明未有戰功玄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之曰

收地不得即斬進明之首進明惶懼莫知所出琦乃勸令厚以財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戰遂收所陷之郡令琦奏事至蜀中琦得謁見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使濟軍須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玄宗大喜即日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尋拜殿中侍御史尋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遷司金郎中兼御史中丞使如故於是創立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榷其鹽官置吏出糶其舊業戶并浮入願為業者免其雜徭隸鹽鐵使盜煮私市罪有差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遷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以本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以國用未足幣重貨輕乃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與乾元錢及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既而穀價騰貴餓殍死亡枕籍道路又盜鑄爭起中外皆以琦變法之弊封

奏日聞乾元二年十月忠州長史旣在道有告琦受人黃金二百兩者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對曰二百兩金十三斤重忝為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憑即請準法科罪期光以為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請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差綱領送至彼寶應初起為朗州刺史甚有能政入遷太子賓客屬吐蕃寇陷京師代宗幸陝關內副元帥郭子儀請琦為糧料使兼御史大夫充關內元帥副使未幾改京兆尹車駕剋復專判度支兼諸道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公又加京兆尹改戶部侍郎判度支前後領財賦十餘年魚朝恩伏誅琦坐與款狎出為處州刺史歷饒湖二州入為太子賓客東都留司上以其材將復任用召還京師信宿而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子峯峯婦鄭氏女皆以孝著旌表其門班宏衛州汲人也祖思簡春官負外郎父景倩秘書監宏少舉進士授右司禦曹後為薛景先鳳翔掌書記又為高適劔南觀察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時青城山有妖賊張安居以左道惑眾

事覺多誣引大將翼以緩死宏驗理而速殺之人心乃安既而郭英
又代適以馱人望奏署秘書郎兼雜令以疾免大曆三年遷起居
人尋兼理甌使四遷至給事中時李寶臣卒於其位子惟岳喪水
位上遣宏使成德問疾且喻之惟岳厚賂宏皆不受還報合言遷刑
部侍郎兼京官考使時右僕射崔寧考兵部侍郎劉迺上下宏駁曰
夷荒靖難專在節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行宣美之名則下開
趨競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黨因削去之迺知而謝曰迺雖不敬敢
掠一美以微二罪乎尋除吏部侍郎為吐蕃會盟使李揆之副貞元
初仍歲旱蝗上以賦調為急改戶部侍郎為度支使韓滉之副遷尚
書復副寶叅叅初為大理司直宏已為刑部侍郎及叅為相領度支
上以宏久司國計因令副之且曰朕籍叅宰相以臨遠眾務悉委於
卿勿以辭也叅以宏先貴常私解悅之曰叅後來一朝居尚書之上
甚不自安一年之後當歸此使宏心喜歲餘叅絕不復言宏性剛愎
為人聞之且怒食言公事多異楊子阮鹽鐵轉運委轉也宏以御史

中丞徐棨主之既不埋且以賄聞叅欲代之宏執不可叅又選諸院
吏未嘗訪宏乃疏叅所用者有過惡以聞事輒留中無何叅以使勞加
吏部尚書而宏進封蕭國公怨叅以虛號寵之間惡愈甚每奉詔管
建宏必極壯麗親程課役又厚結權倖以傾叅張滂先善於宏宏薦
為司農少卿及叅欲以滂分掌江淮鹽鐵詢之於宏宏以滂嫉惡慮
以法繩徐棨因曰滂強戾難制不可用滂知之八年三月叅遂為上
所踈乃讓度支使遂以宏專判而叅不欲使務悉歸於宏問計京北
尹薛珏珏曰二子交惡而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於滂必能制宏叅
乃薦滂為戶部侍郎鹽鐵使判轉運尚隸於宏以悅之江淮兩稅悉
宏主之置巡院然令宏滂共擇其官滂請鹽鐵舊簿書於宏宏不與
之每署院官宏滂更相是非莫有用者滂乃奏曰珏宏與臣相戾巡
院多闕官臣掌財賦國家大計職不修無所逃罪今宏若此何以輯
事遂令分掌之無幾宏言於宰相趙憬陸贄曰宏職轉運年運江淮
米五十萬斛前年增七十萬斛以實太倉幸無過今職移於人不知

何謂滂時在側忿然曰尚書失言甚矣若運務畢舉朝廷固不奪之蓋由喪公錢縱姦吏故也且凡爲度支胥吏不一歲資累鉅萬僅馬第宅僭於王公非盜官財何以致是道路喧喧無不知之聖上故令滂分掌公問所言無乃歸怨於上乎宏默然不對是日宏稱疾於第滂往問之宏不見愷贄乃以宏滂之言上聞由是遵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滂至揚州按徐榮逮僕妾子姪得贓鉅萬乃徙嶺表故參得罪宏頗有力焉勤恪官署晨入夕歸下吏勞而未嘗厭苦清白勤幹稱之於時貞元八年七月卒年七十三廢朝加贈諡曰敬

王紹本家于太原今爲京兆萬年人舊名與憲宗同永貞年改焉少時頗真鄉器重之因紹舊名字之曰德素奏授武康尉蕭復爲常州刺史辟爲從事包佶領租庸鹽鐵亦以紹爲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輸所在艱阻特移運路自潁入汴紹奉佶表詣闕屬德宗西幸紹乃督緣路輕貨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德宗親勞之謂紹曰六軍未有春服我猶衣表紹俯伏流涕奏曰包佶令臣聞道進

奉數約五十萬上曰道路回遠經費懸急卿之所奏豈可望耶後五日而所督繼至上深賴焉貞元中爲倉部員外郎時屬兵革旱蝗之後令戶部收闕官俸兼稅茶及諸色無名之錢以爲水旱之備紹自拜倉部便準詔主判及遷戶部兵部郎中皆獨司其務擢拜戶部侍郎尋判度支後二年遷戶部尚書德宗臨馭歲久機務不出台司自竇叅陸贄已後宰臣備位而已德宗以紹謹密恩遇特異凡主重務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紹未嘗洩漏亦不矜銜順宗即位王叔文始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尋除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元和初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復以濠泗二州隸焉時承張愔之後兵驕難治紹修輯軍政人甚安之六年徵拜兵部尚書兼判戶部事九年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諡曰敬

李巽字令叔趙郡人少苦心爲學以明經調補華州參軍拔萃登科授鄆縣尉周歷臺省由左司郎中出爲常州刺史踰年召爲給事中出爲湖南觀察使銳於爲理五年改江西觀察使加檢校散騎常侍

兼御史大夫異持下以法吏不敢欺而動必察之順宗即位入為兵部侍郎司徒杜佑判度支鹽鐵轉運使以異幹治奏為副使佑辭重位異遂專領度支鹽鐵使推筦之法號為難重唯大曆中傑射劉晏雅得其術賦入豐羨異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異三年登焉遷兵部尚書明年改吏部尚書使任如故異精於吏職蓋性使然也雖在私家亦置案牘簿書勾檢如公署焉人吏有過絲毫無所貸雖在千里外其恐懼如在異前初程異附王叔文貶竄異知其吏才明辨奏而用之憲宗不違其請異勾檢簿籍又精於異故課最加衍亦異之助焉異為吏部尚書卧疾郎官相率省問異初不言其病與之考校程課商略功利至其夕而卒然性強服皮惡忘刻頗甚乘德宗之怒謀殺竇叅物論究之初叅為宰相不究於異自左司郎中出為常州刺史仍促其行不數月叅貶郴州司馬久之異自給事中為湖南觀察使郴即屬郡也宣武軍節度使劉

新作六十三誌同

士寧以擅襲父任物議不可朝廷不得已而授之及叅之貶士寧嘗以絹數千匹賂叅異在湖南具奏其事言叅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叅死議者寃之異廉察江西徇喜怒之情而無罪被戮者多矣元和四年四月卒時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

史臣曰歷代操利柄為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權斂怨以構禍皆有之矣如劉晏通擁滯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眾或問曰鄭子產吏不能欺必子賤吏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懷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遠近自不欺者何也荅曰蓋任其才而得其人也晏歿故吏二十餘年繼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貨殖云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晏致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泛言治國者其可及乎舉真卿才忠也減王縉罪正也忠正之道復出於人嗚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常衮見忌於前楊炎致寃於後可為長歎息矣時譏有口者以利啖之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即無以展其才濟其國矣是其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三
術也又何譏焉第五琦促辦應卒民不加賦而國豐饒亦庶幾矣然鑄錢變法物貴身危其何陋哉凡利國者農商之外不可為也宏滂爭權樹黨皆非令人紹之謹密幹事異之皦察精辨亦足可稱贊曰豐財忠良晏道為長琦宏滂異咸以利彰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四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薛嵩 子平嵩第 令狐彰 子建運 田神功 弟神玉

侯希逸 李正已 子納 子師古 師道

薛嵩絳州萬泉人祖仁貴高宗朝名將封平陽郡公父楚玉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嵩少以門蔭落拓不事家產有膂力善騎射不知書自天下兵起東身戎伍委質逆徒廣德元年東都平時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遣僕固懷恩東收河朔嵩為賊守相州聞賊朝義兵潰玉師至嵩惶惑迎拜于懷恩馬前懷恩釋之令守舊職時懷恩二心已萌懷恩平河朔旋乃奏嵩及田承嗣張志忠李懷仙分理河北道詔遂以嵩為相州刺史充相衛洛邢等州節度觀察使承嗣鎮魏州志忠鎮恒州懷仙鎮幽州各據數州之地時多事之後姑欲安人遂以重寄委嵩嵩感恩奉職數年間管內粗理累遷檢校右僕射大曆八

年正月卒詔遣弟萼知留後累加萼太子少師大曆十年正月丁酉
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盜所將兵逐萼舉衆歸田承嗣以叛萼奔于
洛州上表乞入朝許之至京素服於銀臺門待罪詔釋之萼子平年
十二爲磁州刺史嵩卒軍吏欲用河北故事脅平知留後務平爲許
之讓於叔父萼一夕以喪歸及免喪累授右衛將軍在南衙凡三十
年宰相杜黃裳深器之薦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元和
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
度觀察等使累有戰功滑州城西距黃河二里每歲常爲水患平詢
訪得古河道接衛州黎陽縣界平率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同上聞關
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決舊河以分水勢滑人遂無水患居鎮六年入
爲左金吾大將軍未幾復爲鄭滑節度觀察使及平李師道朝廷以
東平十二州析爲三道以淄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軍以平爲節度
觀察等使仍押新羅渤海兩蕃使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橫海
全軍討伐不勝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棣州爲賊所窘朝廷乃委

平以偏師援棣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平以刺史王
稷餽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歸仍推突將爲狼兒爲
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自勸并其衆次至博昌鎮復劫其鎮兵共
得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城中兵士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募二千
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
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斬於鞠場明日狼兒
亦就擒戮皆從者放歸田里詔加右僕射進封魏國公由是遠近畏
伏平之威略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并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
乞留數日乃得出時人以爲近日節制罕有其比寶曆元年歸朝進
加檢校左僕射兼戶部尚書踰月復檢校司空兼河中絳隰節度觀
察等使太和二年復以晉州慈州隸河中益兵三千人加平檢校司
徒在河中凡六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居一
年卒冊贈太傅高族子雄初爲嵩屬吏知衛州事嵩歿特詔授衛州
刺史魏博節度田承嗣誘爲亂雄不從承嗣遣刺客盜殺之

今狐彰京兆富平人也遠祖自燉煌徙家焉代有冠冕父湏天寶中任鄧州錄事參軍以清白聞本道採訪使宋鼎引爲判官初任范陽縣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滿留彰于母氏彰遂少長范陽儻有膽氣涉獵書傳粗知文義善弓矢乃策名從軍事安祿山天寶中以軍功累遷至左衛員外郎將安祿山叛逆以本官隨賊黨張通儒赴京師通儒爲署爲城內左街使王師收復二京隨通儒等遁走河朔又陷逆賊史思明僞署爲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令統數千兵戍滑州彰感激忠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俾乘夜涉河達表奏于萬定請以所管賊一將兵馬及州縣歸順萬定以聞自祿山構逆爲賊守者未有舉州向化肅宗得彰表大悅賜書慰勞時彰移鎮杏園渡遂爲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親薛及統精卒圍大園攻之彰乃明示三軍曉以逆順衆心感附咸悉力爲用與賊兵戰大破之潰圍而出遂以麾下將士數百人隨萬定入朝肅宗深獎之禮甚優厚賜甲第一區名馬數匹并

帳什器頗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毫魏博等六州節度仍加銀青光祿大夫鎮滑州委平殘寇及史朝義滅遷御史大夫封霍國公尋加檢校工部尚書未幾檢校右僕射餘並如故彰在職風化大行滑州瘡痍未復城邑爲墟彰以身勵下一志農戰內檢軍戎外牧黎庶法令嚴酷人不敢犯數年間田疇大闢庫藏充積歲奉王稅及修貢獻未嘗暫闕時大戎犯邊徵兵防狄彰遣屬吏部統營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餘里甲士三千人率自賫糧所過州縣路次供擬皆讓而不受經閭里不犯秋毫識者稱之然性識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察輒至斃踣此其短也臨終手疏辭表誠子以忠孝守節又舉能自代表曰臣自事陛下得備藩守受恩則重効節未終長辭聖朝痛入心骨臣誠哀懇頓首頓首臣受性剛拙亦能包含頃因魚朝恩將掠亳州遂與臣結怨當其縱暴臣不敢入朝專聽天誅即欲奔謁及魚朝恩死即臣屬疾苦又遭家艱力微眼暗行動須人拜舞不能數月有闕欲請替辭退即日望稍瘳冀得康強榮歸朝覲自冬末

舊疾益重瘡腫又生氣息奄奄遂期殞歿不遂一朝天闕一拜龍顏
臣禮不終忠誠莫展臣之大罪下慙先代仰媿聖朝臣竭誠事上誓
立大節天地神明實知臣心心不遂行言發自痛當使倉糧錢絹羊
馬牛畜一切已上並先有部署三軍兵士州縣官吏等各恭舊職祇
待聖恩臣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及工部尚書李勉知識忠貞堪委大
事伏願陛下速令檢校上副聖心臣男建等性不為非行亦近道今
勤歸東都私第使他年為臣報國下慰幽魂臨歿昏亂伏表哀咽上
覽表嗟悼久之特下詔褒美曰忠衛社稷外修疆事合於一體以靖
庶邦其在有終謂之不朽觀前代文武通賢有匡時戡難迫於大化
不忘時君未嘗不嘉尚而流歎也今有忠烈之臣彰剛直形外純和
積中本於孝敬輔以才略統制藩閩服勞王家往以母老躬於就養
豈不戀闕以茲曠年及苴麻在艱優諭權奪踴絕傷足淚盡喪明入
覲之期良願莫遂想其風彩久軫顧懷遽見淪沒用深追悼嗟乎方
疾之時以情自疏無所有隱見之於詞復節守常條上軍簿請擇良

帥命于中朝乃令遺胤爰歸東洛教忠以報國約禮以居喪古人
謂之不交利死不屬其子夫豈遠哉節槩誠亮高絕無窮嗚呼
蓋兼增勳有以見東州士大夫勤王尊主之志用嘉其休可以垂
勸也式昭名臣子建運通建大曆四年十二月彰遣入朝特加
京兆府司馬兼轉至右散騎常侍行在都知兵馬使左神武大將軍建
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為後殿至奉天以建為行在中軍鼓
使幸梁州轉行在右廂兵馬使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與元元
年六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在都知兵馬使左神武大將軍建妻
李氏恒帥寶臣女也建惡將弃之乃誣與傭教生邢士倫姦通建召
士倫榜殺之因逐其妻士倫母聞不勝其痛卒李氏奏請按劾詔令
三司訊之李氏及奴婢款證彼誣頗明白建方自首伏建會赦免坐
德宗詔曰子育黎元未能禁暴在予之責用軫于懷宜輟常膳五百
千文充葬士倫母子其父既衰老至無所歸良深矜念委京兆尹厚

加存恤貞元四年七月以前官爲右領軍大將軍五年三月以專殺不辜德宗念舊特宥之復陳訴詞甚虛罔遂貶施州別駕同正卒於貶所貞元六年九月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贈揚州大都督運爲東都留守將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杜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弘請同鞠其事員與弘請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抗請不按亞不聽而於斥逐員等令覘事將武令鞠之金筮筆運從者十餘人一人笞死九人不勝考掠自誣竟無贓狀亞具以聞請流運於嶺表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按運獄既竟明運迹非行盜以曾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武金肆虐作威教人通款配流建州後歲餘齊其請得劫轉運絹賊郭邵朱瞿曇等七人及賊絹詔令杜亞與曹善問鞠之皆首伏然終不原運運死於歸州人士寃之元和中宰相李吉甫奏曰臣伏見代宗朝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臨終上表悉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遣諸子隨表歸闕代宗以彰遺表宣示百寮

時在位者聞之無不感歎今有次子通在臣每感彰同時河朔諸鎮付子傳孫無不燠灼數代唯彰忠義感激奉國忘家遣子入朝以土地歸於先帝貞元中長子建坐事死於施州幼子運亦無罪流於歸州欲使忠義之人何所激勸今通幸存得遇明聖伏乞陛下召之與語如堪用望垂獎錄憲宗念彰之忠即授通贊善大夫出爲宿州刺史時討淮蔡用爲泗州刺史歲中改壽州團練使檢校御史中丞每與賊戰必虛張虜獲得賊數人即爲露布上之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如有敗衄即不敢上聞後爲賊所攻境上城柵並陷通走固州城閉壁不出憲宗遣李文通往宣慰度其將至遂令代通貶爲昭州司戶移撫州司馬十四年徵爲右衛將軍制下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壽州失律不宜遽加獎任憲宗令宰相宣喻門下言通父有功於國不宜逐弃其子制命方行歲餘出爲淄州刺史長慶初入爲左衛大將軍卒

田神功冀州人也家本微賤天寶末爲縣里胥會河朔兵興從事幽

蘇上元元年爲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兼鴻臚卿於鄭州破賊四千餘衆生擒逆賊大將四人牛馬器械不可勝數尋爲鄧景山所引至揚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略徧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二年二月生擒逆賊劉展送于闕下以擒展功累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汴宋等八州節度使大曆三年三月朝京師獻馬十匹金銀器五十件繒綵一萬匹時郭子儀入朝請宴宰臣等於私第神功效其請亦以許之尋加檢校右僕射赴尚書省視事特詔宰臣已下百官送上仍加知省事以寵之神功忠朴幹勇當時所稱八年冬復覲闕廷邁疾信宿而終上悼惜爲之徹樂廢朝三日贈司徒賻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特許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於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已來將帥不兼二事者哀榮無比弟神玉自曹州刺史權汴州留後大曆十年正月加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爲汴州刺史知汴州節度觀察留後事并河陽澤潞等兵馬直據淇門會李承昭討魏博田承嗣十一年卒詔滑州李勉代之

侯希逸平盧人也少習武藝天寶末安祿山反署其腹心徐歸道爲平盧節度希逸時爲平盧裨將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襲殺歸道使以聞詔以玄志爲平盧節度使乾元元年冬玄志病卒軍人共推立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授節度使旣數爲賊所迫希逸率勵將士累破賊徒向閩客李康仙等旣淹歲月且無救援又爲奚虜所侵希逸拔其軍二萬餘人且行且戰遂達于青州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青州遂陷於希逸詔就加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迄今淄青節度皆帶平盧之名也希逸初領淄青甚著聲稱理兵務農遠近美之寶應元年與諸節度同討襲史朝義平之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封圖形凌煙閣以私艱去職大曆十一年九月起復檢校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封淮陽郡王後漸縱恣政事怠惰尤崇奉釋教且好畋遊興功創寺宇軍州苦之永泰元年因與巫者夜宿於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拜檢校右僕射久之加知省事遷司空詔出而卒廢朝三日贈太保

李正己高麗人也本名懷玉生於平盧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率會有勅遣使來存問懷玉恐玄志子為節度遂殺之與軍人共推立侯希逸為軍帥希逸母即懷玉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累至折衝將軍驍健有勇力寶應中眾軍討史朝義至鄆州迴紇方強暴恣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為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其角逐眾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擒其領而批其背迴紇尿液俱下眾軍呼笑虜慙繇是不敢為暴節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用為兵馬使正己沉毅得眾心希逸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其非罪不當廢會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遂立正己為帥朝廷因授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賜今名尋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饒陽郡王大曆十一年十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請入屬籍從之為政嚴酷所在不敢偶語初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州之地與田承嗣令狐彰薛嵩李寶臣梁崇義更相影響大曆中薛嵩死及李靈曜

之亂諸道共攻其地得者為已邑正己復得曹濮徐兗鄆共十有五州內視同列貨市激海名馬歲歲不絕法令齊一賦稅均輕最稱強大嘗攻田承嗣威震鄰敵歷檢校司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加平章事太子太保司徒後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建中後畏懼朝廷多不自安聞將築汴州乃移兵屯濟陰晝夜教習為備河南騷然天下為憂羽檄馳走徵兵以益備又於徐州增兵以扼江淮於是運輸為之改道未幾發疽卒時年四十九子納擅摠兵政秘之數月乃發喪納阻兵興元元年四月歸順方贈正己太尉納少時正己遣將兵備秋代宗召見嘉之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歷檢校倉部郎中兼摠父兵奏署淄州刺史正己將兵擊田承嗣奏署節度觀察留後尋遷青州刺史又奏署行軍司馬兼曹州刺史曹濮徐兗沂海留後又加御史大夫建中初正己田悅梁崇義張惟岳皆反二年正己卒納秘喪統父眾仍復為亂比會悅於濮陽遣大將衛俊將兵一千救悅為河東節度使馬燧敗於

汨水殺傷殆盡詔諸軍誅之納從叔父洸以徐州李士真以德州及棣州李長卿皆以州歸順納以彭城險阨又怒洸背宗乃悉兵圍之詔宣武軍節度劉洽與諸軍救之大敗納兵於城下後將兵於濮陽洽攻破其城外納自城上見洽涕泣悔罪遣判官房說以其弟經男成務朝京師請因洽從順會中使宋鳳朝見之謂納計蹙欲誅破之以爲己功奏請無捨上乃械說等繫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悅合謀皆反僞稱齊王建置百官及與元之降罪已詔納乃効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平盧軍節度淄青等州觀察使無幾檢校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希烈圍陳州納遣兵與諸軍奮擊大破之因解圍加檢校司空封五百戶貞元初升鄆州爲大都督府改授長史年三十四薨於位廢朝三日贈賻有差子師古累奏至青州刺史貞元八年納死軍中以師古代其位而上請朝廷因而授起復右金吾大將軍同正平盧及青淄齊節度營田觀察海運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成德軍節度王武俊率師次于德棣二州將

及三汧城棣州之鹽池與蛤蜊歲出鹽數十萬斛棣州之鹽池也其刺史李長卿以城入朱滔而蛤蜊爲納所據固城西成之納利其後武俊以敗朱滔功以德棣二州隸之蛤蜊猶爲納戍納初於德州南跨河而城以守之謂之三汧交田緒以通魏博路而侵掠德州爲武俊患及納卒師古繼之武俊以其年弱初立舊將多死心頗易之乃率衆兵以取蛤蜊三汧爲名其實欲窺納之境師古令棣州降將趙鎬拒之武俊令其子士清將兵先濟於滴河會士清營中火起軍驚惡之未進德宗遣使諭言武俊即罷還師古毀三汧口城從詔言師古雖外奉朝命而嘗畜侵軼之謀招集亡命必厚養之其得罪于朝而逃詣師古者因即用之其有任使于外者皆留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朝事洩族其家衆畏死而不敢異圖貞元十年五月師古服闋加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正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月師古丁母憂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十五年正月師古杜佑李樂安滕並爲國夫人十六年六月與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制加中書

門下平章事及德宗遺詔下告哀使未至義成軍節度使李元素以
與師古鄰道錄遺詔報師古以示無外師古遂集將士引元素使者
以寄師古三代受國恩位兼將相見賊不可以不討遂杖元素使
者遽出兵以討元素為名翼因國喪以侵州縣俄聞順宗即位師古
乃罷兵後累官至檢校司徒兼侍中卒贈太傅師古道師古異母弟其
母張忠志女師道時知密州事師古死其奴不發喪潛使迎師道於
密而奉之朝命久未至師道謀於將吏或欲加兵於四境其判官高
沐因止之乃請進兩稅守鹽法申官員遣判官崔承寵孔目官林英
相繼奏事時杜黃裳作相欲乘其未定也以計分削之憲宗以蜀川
方擾不能加兵於師道元和元年七月遂命建王審遙領節度授師
道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權知鄆州事充淄青節度留後十
月加檢校工部尚書兼鄆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平盧軍及淄青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

兩蕃等使自正巳至師道竊有鄆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懼眾不附
已皆用嚴法制之大將持兵鎮于外者皆質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朝
事洩其家無少長皆殺之以故能劫其眾父子兄弟相傳焉五年七
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年王師討蔡州師道使賊燒河陰倉斷建陵
橋初師道置留邸於河南府兵謀雜以往來吏不收辨因吳元濟北
犯汝鄭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潛以兵數十百人內其邸
謀焚宮闕而肆殺掠既烹牛饗眾矣明日將出會有小將楊進李再
興者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追伊闕兵圍之半日不敢進攻防禦
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眾突出殺人圍
兵奔駭賊得結伍中衢內其妻子於囊橐中以甲冑殿而行防禦兵
不敢追賊出長夏門轉掠郊墅東濟伊水入嵩山元膺誠境上兵重
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遇而奪之山棚走而徵其黨或
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窮理得其魁首乃中岳寺僧圓靜年八
十餘嘗為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巨力者奮鎚不能折脛圓

靜罵曰鼠子折人脚猶不能敢稱健兒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乃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而爲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所處欲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些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之以屬圓靜以師道錢千萬僞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乃賊武元衡者元膺具狀以聞及誅吳元濟師道恐懼上表乞聽朝旨請割三州并遣長子入侍宿衛詔許之師道識暗政事皆決於群婢婢有號蒲大姊袁七娘者爲謀主乃言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一日無苦而割之耶今境內兵士數十萬人不獻三州不過發兵相加可以力戰戰不勝乃議割地未晚也師道從之而止表言軍情不叶乃詔諸軍討伐十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李愿遣將王智興擊破師道之衆九千斬首二千餘級獲牛馬四千遂至平陰十一年十一月加師道司空仍遣給事中柳

公綽往宣慰且觀所爲欲寬容之師道苟以遜順爲辭長至三年七月滄州節度使鄭權破淄青賊於齊州福成縣斬首五百餘級十月徐州節度使李愬兵馬使李祐於兗州魚臺縣破賊三千餘人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率本軍自陽劉渡河距鄆州九十里下營再接戰破賊三萬餘衆生擒三千人收器械不可勝紀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於濮陽縣界破賊收斗門城杜莊柵田弘正復於故東阿縣界破賊五萬諸軍四合累下城柵師道使劉悟將兵當魏博軍旣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悟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強乘勝出戰必敗吾師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被驅逐就死地何如轉禍爲福殺其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衆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斬之遂資師道追牒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以師道追牒乃得入兵士繼進至球場因圍其內城以火攻之擒師道而斬其首送于魏博軍元和十四年二月也是月弘正獻於京師天子命左右軍如受馘儀先獻于太

廟郊社憲宗御興安門受之百寮稱賀初東軍諸道行營節度擒逆賊將夏侯澄等共四十七人詔曰附麗兇黨拒抗王師國有常刑悉合誅戮朕以父居汚俗皆被脅從況討伐已來時日未幾縱懷轉禍之計未有效款之由情似可矜朕不忍殺況三軍百姓孰非吾人詔令頒行罪止師道方欲拯於塗炭是用活其性命誠為屈法庶使知恩並宜特從釋放仍令却遞送至魏博及義成行營各委節度收管驅使如父母血屬猶在賊中或羸老疾病情切歸還者仍量事優當放去務相全貸何所疑留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傳告叛徒皆感朝恩由是劉悟得行其謀焉師道妻魏氏及小男並配掖庭堂弟師賢師智配流秦州姪弘異配流雷州詔分其十二州為三節度俾馬摠薛平王遂分鎮焉仍命宰臣崔群撰碑以紀其績國家自天寶末安祿山首亂兩河至寶應元年王師平史朝義其將薛嵩李懷仙田承嗣李寶臣等受僞命分領州郡朝廷戢兵因傑國懷恩請就加官爵及侯希逸為軍人逐出正已又據齊魯之地既而遞相膠固聯結姻

奸職貢不入法令不加率以為常仍皆署其子為副大使父死子立則以三軍之請聞亦有為大將所殺而自立者自安史以後迄至于貞元朝廷多務優容每聞擅襲因而授之以故六十餘年兩河號為反側之俗憲宗知人善任削平亂迹兩河復為王土焉師道妻魏氏元和十五年出家為尼

洧正已從父兄也正已用為徐州刺史正已死子納犯宋州洧以其州歸順加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食實封二百戶充招諭使初洧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至京師令口奏并白宰相徐州恐不能獨當賊若得徐海沂三州節度都團練使即必立功況海沂兩州亦並為賊納所據非國家州縣其刺史王涉馬萬通等洧並素與之約若有詔命奚必成功程乍自外到闕以為宰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張鎰鎰言於肅杞怒程不先白已故洧所請不行杞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李納遣兵攻徐州劉洽與諸將擊退之賊勢未衰始加洧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尋加密州時海密州皆為賊所據不受洧命旋加洧檢

校戶部尚書未幾疽發背稍平乃大具糜餅飯僧於市消乘平肩輿自臨其場市人歡呼消驚疽潰於背而卒贈左僕射
史臣曰自安史亂離河朔割據雖外尊朝旨而內蓄姦謀薛嵩祖父國之名將及身需足賊廷旣沐國恩尚存家法守土奉職終身一心果有令人克全餘慶乎居喪情禮有士子之風馭衆權謀著將軍之業中外善政終始令名成功不居告老致仕方之者鮮矣背逆歸國治兵牧民上表推誠舉賢代已時稱能惡始善終者也建志稟遺訓克全令名不能終保功業惜哉神功忠勇竟著勲名希逸荒狂自失茅土師道祖父弟兄盜據青鄆得計則潛圖兇逆失勢則僞奉朝言向背任情數十年矣或問曰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立數年而亡者何哉荅曰納與師古自運姦謀躬臨戎事朝廷任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爲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洎憲宗當朝裴度爲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奴內聽群婢軍民攜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假息數年猶爲多矣何所疑焉

贊曰田神功勇能立勲令狐彰死不失節薛平振家世以顯揚師道任臧獲而亡滅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五

張鎰馮河清附劉從一

蕭復復族子位佩德柳渾

劉昫等修

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也以門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為關內副元帥以嘗伏事齊丘辟鎰為判官授大理評事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呵責邑人內侍齊令誅令誅銜之構誣外發鎰按驗樅當降官及下有司樅當杖死鎰具公服白其母曰上疏理樅樅必免死鎰必坐貶若以私則鎰負於當官貶則以太夫人為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奏正罪擬獲配流鎰貶撫州司戶量移晉陵令未之官洪吉觀察張鎬辟為判官奏授殿中侍御史遷屯田貳外郎轉祠部右司二貳外母憂居喪有聞免喪除司勳貳外交遊不雜與楊綰崔祐甫相善大曆五年除濠州刺史為政清淨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比去郡

升明經者四十餘人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李靈曜反于汴州鎰訓練鄉兵嚴守禦之備詔書褒異加侍御史
汴淮鎮守使尋遷壽州刺史使如故德宗即位除江南西道都團練
觀察使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徵拜吏部侍郎尋除河中晉絳都防
禦觀察使到官數日改汴滑節度觀察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
疾辭逗留於中路徵入養疾私第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
學士修國史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爲奴當干發其陰事縱下
御史臺貶循州司馬留當干於內侍省鎰上疏論之曰伏見趙縱爲
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
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
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已後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由是
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旣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
百代難改欲全其事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
令霍晏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充溢府

縣莫能斷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曰準鬪競律諸奴婢告主
非謀叛已上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訴稍息今
趙縱非叛逆奴實姦兇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
帥之功莫大於子儀人臣之位莫大於尚父歿身未幾墳土僅乾兩
壻先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經數月連
罪三壻錄勲念舊猶或可容宥在章程本宜有免陛下方誅群賊大
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
詔始行一朝借違不與衆守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無所
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是大體敢不
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上深納之縱於是左貶而已當干杖殺之
鎰乃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盧杞忌鎰名重道直無以
陷之以方用兵西邊杞乃僞請行上固以不可因薦鎰以中書侍郎
爲鳳翔隴右節度使代朱泚與吐蕃相尚結贊等盟於清水將盟鎰
與結贊約各以二十人赴壇所執兵者半之列於壇外二百步散從

者半之分立壇下鎡與賓佐齊映齊抗及盟官崔漢衡樊澤常魯干
頤等七人皆朝服結贊與其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熱論利施斯官
者論力徐等亦七人俱昇壇爲盟初約漢以牛蕃以馬爲牲鎡耻與
之盟將殺其禮乃請結贊曰漢非牛不田蕃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
犬三物代之結贊許諾時塞外無豕結贊請以羝羊鎡出犬白羊乃
坎於壇北刑之雜血一器而歆盟文曰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
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十年惟永恢王者之不業被四海以聲教
與吐蕃贊普代爲婚姻因結鄰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其
間或因小忿弃惠爲讎封壇騷然靡有寧歲皇帝踐祚愍茲黎元乃
釋俘囚悉歸蕃落二國展禮同茲協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
謀不起兵革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
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弃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所守界涇
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父縣暨劔南西
山大渡河東爲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使臨洮又東至成州

抵劔南西界磨在此諸蠻大渡水西南爲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
縣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爲定其
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爲界中間
悉爲閑田盟文所有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不
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雜置并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
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於郊
廟副在有司二國之誠其永保之結贊亦出盟文不加於坎但埋牲
而已盟畢結贊請鎡就疆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爲誓誓畢復昇壇
飲酒獻酬之禮各用其物以將厚意而歸德宗將幸奉天鎡竊知之
將迎鑾駕具財貨服用獻行在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
齊映等密謀曰楚琳不去必爲亂乃遣楚琳屯於隴州楚琳知其謀
乃託故不時發鎡始以迎駕心憂惑以楚琳承命去矣殊不促其行
鎡修飾邊幅不爲軍士所悅是夜楚琳遂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
等作亂鎡夜縋而走判官齊映自水竇出齊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

獲免鎰出鳳翔三十里及二子皆爲候騎所得楚琳俱殺之判官王
沼張元度柳遇李淑被殺尋贈太子太傅葬事官給
馮河清者京兆人也初以武藝從軍隸朔方節度郭子儀以戰功授
左衛大將軍同正隸涇原節度馬璘頻以偏師禦吐蕃甚有殺獲之
功歷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充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令言
奉詔率兵赴關東以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殿中侍御史姚況知州
事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叛上幸奉天河清與況聞之乃集三軍大
哭因共激勵將吏誓敦誠節衆頗義之即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兩
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幸六軍雖集蒼黃之際都無戎器及涇州
甲仗至軍士大振特詔褒其誠効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
御史大夫姚況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俄加河清檢校工部尚書賦
此及姚令言累遣間諜招誘河清輒拘而戮焉及駕幸梁州其將田
希鑿潛通泚使結兇黨害河清尋贈尚書左僕射葬事官給與元元
年贈太子少傅

劉從一中書侍郎林甫之玄孫也祖令植禮部侍郎父孺之京兆府
少尹從一少舉進士大曆中宏詞授祕書省校書郎以調中第補涓
南尉雅爲常袞所推重及袞爲相遷監察御史居無何丁母憂服除
宰相盧杞薦之超遷侍御史居數月以親避除刑部員外郎建中末
普王之爲元帥也遷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爲元帥判官德宗居奉
天拜刑部侍郎平章事從幸梁州明年六月改中書侍郎平章事歲
中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史上遇之甚厚以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
匡輔無幾以疾請告至是病甚辭位章疏六上乃許除戶部尚書尋
卒年四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初林甫生祥道麟德初爲右相
祥道即從一曾伯祖也令植從父兄齊賢弘道初爲侍中自祥道至
從一劉氏凡三相

蕭復字履初太子太師嵩之孫新昌公主之子父衡太僕卿駙馬都
尉少秉清操其群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尚復衣澣濯之衣獨
居一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遊伯華每歎異之以主蔭初

為官門郎累至太子僕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僕以家貧而鬻舊業將以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後累至尚書郎大曆十四年自常州刺史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及為同州刺史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賑貸為有司所劾削階朋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罰尋為兵部侍郎建中末普王為襄漢元帥以復為戶部尚書統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詔避之未行扈駕奉天拜吏部尚書平章事復嘗奏曰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倖過重此輩只合委官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上不悅又請別對奏云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秉政指瀆皇猷以致今日今雖危急伏願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當此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

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先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首稱臣於李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韋臯先知隴州留後首殺幽叛卒數百人不應楚琳復江南使迴與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自返官闕勲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遊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韋臯名宦最卑特建忠義請令韋臯代少遊則天下明知逆順之理上許之復出宰相李勉盧翰劉從一方同歸中書中使馬欽緒至揖從一附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閣從一詰復曰適欽緒宣言今與公商量朝來所奏便進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對亦聞斯言然未諭聖心已面陳述上意尚爾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有事尚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寤以成俗此政之大弊也竟不言於從一從一奏之上浸不悅復累表辭疾請罷知政事從之守太子左庶子三年坐郤國公主親

累檢校左庶子於饒州安置四年終于饒州時年五十七復門望高華志礪名節與流俗不甚通狎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為同列所嫉以故居位不乂性孝友居家甚睦為族子所累晏然屏退口未嘗言郃國公无者肅宗之女也出降駙馬蕭升升於復為從兄弟升早卒貞元中蜀州別駕蕭鼎商州豐陽令韋恪前彭州司馬李萬太子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穢聲流聞德宗怒幽主於別第李萬決殺昇貶嶺南蕭鼎韋恪決四十長流嶺表又言公主行猷禱其子位為禱文位弟佩儒偲及異父兄駙馬都尉裴液並長流端州公主女為皇太子妃即順宗也太子懼亦請與妃離婚六年郃國薨位兄弟及液詔還京師液父微初尚郃國微卒尚蕭升

柳渾字夷曠襄州人其先自河東徙焉六代祖恢梁僕射渾少孤父慶休官至渤海丞而志學棲貧天寶初舉進士補單父尉至德中為江西採訪使皇甫侁判官累除衢州司馬未至召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察長拘局忿其踈縱渾不

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為左補闕明年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和庸院事大曆初魏少遊鎮江西奏署判官累授檢校司封郎中州理有開元寺僧與徒夜飲醉而延火歸罪於守門瘖奴軍候亦受財同上其狀少遊信焉人知奴冤莫肯言渾與崔祐甫遽入白少遊驚問醉僧首伏既而謝曰微二君子幾成老夫暗劣矣自此以公正聞及路嗣恭領鎮復以為都團練副使十二年拜袁州刺史居二年崔祐甫入相薦為諫議大夫浙西江東黜陟使累遷尚書左丞及駕在奉天微服徒行遁終南山谷踰旬方達行在扈從至梁州改左散騎常侍初渾之歸行在賊泚籍其名甚願以致之猶疑匿在閭里乃加宰相及克復渾尚名載乃上言頃為狂賊點穢臣實耻稱舊名矧字或帶戈時當偃武請改名渾貞元二年拜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三年正月加同平章事仍判門下省時上命玉工為帶墜壞一跨乃私市以補及獻上指曰此何不相類工人伏罪上命決死詔至中書渾執曰陛下若便殺則已若下有司即須議讞且方春行刑容臣條奏定

罪以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餘工釋放詔從之復奏故尚書左丞曰
李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
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
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弄義門虧
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先時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
委政待之至於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賊罰鋤豪強兼并上悉仗焉
每奏事或日盱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敢枝梧者渾雖
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狷察為相不滿歲而罷
今相公榜吏於省中至死且非刑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專
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禮滉感悟愧悔為霽威焉及白志貞除浙西
觀察使渾奏曰志貞一末吏儉人縱稱廉謹不當頓居重職適遇渾
以疾稱告即日詔下疾間因乞骸骨優詔不許其判門下主吏白當
過官渾愀然曰列官分職復更撓之非禮法也千里辭家以干微祿
邑主辭辦豈慮無能矧旌善進賢事不在此故其年注擬無退量者

及渾瑊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
今日將士與卿同歡馬逐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蕃寇渾曰
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
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
今日之事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略果亦
有斯言乎皆頓首俯伏遽令歸中書其夜三更亦寧節度韓遊瓌飛
驛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即遞其表以示
渾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戎之情自此驟加
禮異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
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
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自是為其所擠尋除常侍罷知政事貞元
五年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五有文集十卷渾毋兄識督意文章有重
名於開元天寶間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亞其練理剏端往往詣
極當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趣尚辨博渾亦善為文然趨時向功非

沉思之所及渾警辯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性節儉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吾輩方柳宜城悉為拘俗之人也

史臣曰張鎰蕭復柳渾節行才能許謨亮直皆足相明主平秦階而盧杞忌之於前延賞排之於後管仲有言任君子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德宗黜賢相位姦臣致朱泚懷光之亂是失其人也豈尤其時哉河清歿於王事乃顯忠貞從一舉自姦人固宜循默贊曰得人則興失人則亡鎰復渾去宗社其殃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五